

## 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徐霞客遊記 楚遊日記

丁丑（公元1637年）正月□一日 是日立春，天色開霽。亟飯，托靜聞隨行李從舟順流至衡州，期□七日會於衡之草橋塔下，命顧僕以輕裝從陸探茶陵、攸縣之山。及出門，雨霏霏下。渡溪南涯，隨流西行。已而溪折西北，逾一岡，共三里，復與溪遇，是為高隴。於是仍逾溪北，再越兩岡，共五里，至盤龍庵。有小溪北自龍頭山來，越溪西去，是為巫江，乃茶陵大道；隨山順流轉南去，是為小江口，乃云嶼山道。二道分於盤龍庵前。〔小江口即蟠龍、巫江二溪北自龍頭至此，南入黃鸞大溪者。〕雲嶼山者，在茶陵東五□里沙江之上，其山深峭。神廟初，孤舟大師開山建刹，遂成叢林。今孤舟物故，兩年前虎從寺側攫一僧去，於是僧徒星散，豺虎晝行，山田盡蕪，佛宇空寂，人無入者。每從人問津，俱戒莫入。〔且雨霧沉霾，莫為引導。〕余不為阻，從盤龍小路，〔南沿小溪二里，復與大溪遇。〕南渡小溪入山，雨沉沉甚。從山夾小路西南二里，有大溪自北來，直逼山下，〔盤曲山峽，兩旁石崖，水齧成磯。〕沿之二里，是為沙江，即雲端溪入大溪處。途遇一人持傘將遠〔出〕，見余問道，輒曰：「此路非多人不可入，余當返家為君前驅。」余感其意，因隨至其家。其人為余覓三人，各持械齎火，冒雨入山。初隨溪口東入〔一里〕，望〔一小溪自〕西峽〔透隙出〕，石崖層互，外束如門。導者曰：「此虎窟山。從來燒采之夫俱不敢入。」時雨勢漸盛，遂溯大溪入，宛轉二里，〔溪底石峙如平台，中剖一道，水由石間下，甚為麗觀。〕於是上山，轉山嘴而下，得平疇一壑，名為和尚園。〔四面重峰環合。平疇盡，〕約一里，復逾一小山，循前溪上流宛轉峽中，又一里而雲嶼寺在焉。山深霧黑，寂無一人，殿上金仙雲冷，廚中丹灶煙空。徘徊久之，雨愈催行，遂同導者出。出溪口，導者望見一舟，亟呼而附焉。順流飛槩，舟行甚疾。余衣履沾濕，氣寒砭肌，惟炙衣之不暇，無暇問兩旁崖石也。山谿紆曲，下午登舟，約四□里而暮，舟人夜行三□里，泊於東江口。 □二日

曉寒甚。舟人由江口挽舟入鄱水，遂循茶陵城過東城，泊於南關。入關，抵州前，將出大西門，尋紫雲、雲陽之勝。聞靈岩在南關外□五里，乃飲於市，復出南門，渡鄱水。時微雨飄揚，朔風寒甚。東南行，陂陀高下五里，得平疇，是曰歐江。有溪自東南來，遂溯之行，霧中望見其東山石突兀，心覺其異。又五里，抵山嘴溪上，是曰沙坡，以溪中有陂也。〔溪源在東四□里百丈潭。〕陂之上，其山最高者，曰會仙寨，其內穹崖裂洞，曰學堂岩。再東，山峽盤互，中曰石樑岩，即在沙坡之上，余不知也。又東一里，乃北入峽中。一里，得碧泉岩、對獅岩，俱南向。又東逾嶺而下，轉而北，則靈岩在焉。以東向，曾守又名為月到岩。自會仙岩而東，其山皆不甚高，俱石崖盤互，堆環成壑，或三面迴環如缺者，或兩對疊如門者，或高峙成岩，或中空如洞者，每每而是。但石質粗而色赤，無透漏潤澤之觀，而石樑橫跨，而下穹然，此中八景，當為第一。

靈岩者，其洞東向，前有瓦崖，南北迴環，其深數□丈，高數丈餘，中有金仙，外列門戶而不至於頂，洞形固不為洞揜也，為唐陳光問讀書處。陳居嚴塘，其後裔猶有讀書岩中者。

觀音現像，伏獅峰之東，回崖上萬石跡成，赭黃其色。

對獅岩者，一名小靈岩，在靈岩南嶺之外。南對獅峰，上下兩層，上層大而高穹，下層小而雙峙。

碧泉岩者，在對獅之西，亦南向，洞深三丈，高一丈餘。內有泉一縷，自洞壁半崖滴下，下有石盤承之，清冽異常，亦小洞間一名泉也。

伏虎岩，在清泉之後。

石樑岩，在沙坡會仙寨東谷。其谷亂崖分互，攢列成塢，兩轉而東西橫互，下開一竇，中穹若梁，由梁下北望，別有天地，透梁而入，樑上復開崖一層，由東陂而上，直造梁中而止，登之如踐層樓矣。

會仙寨，下臨沙溪，上互圓頂，如疊磨然，獨出眾山，羅洪山，結淨藍於下，即六空上人所棲也。

學堂岩，在會仙之北，高崖間迸開一竇，雲仙人授學之處。

此靈岩八景也。余至靈岩，風雨不收。先過碧泉、對獅二岩，而後入靈岩，曉霞留飯，已下午矣。適有一僧至，詢為前山淨侶六空也。時曉霞方理諸俗務，飯罷，即托六空為導。回途至獅峰而瞻觀音現像，抵沙坡而入遊石樑，入其庵，而乘暮登會仙，探學堂，八景惟伏虎未至。是日雨仍空濛，而竟不妨遊，六空之力也。晚即宿其方丈。

□三日 晨餐後寒甚，陰翳如故。別六空，仍舊路西北行。三里至歐江，北入山，為茶陵向來道；南沿沙坡江西去，又一道也。過歐江，溪勝小舟，西北過二小嶺，仍渡茶陵南關外，沿城溯江，經大西門，〔尋紫雲、雲陽諸勝。〕西行三里，過橋開隴，始見大江自東北來。於是越黃土坳，又三里，過新橋，霧中始露雲陽半面。又三里，抵紫雲山麓，是為沙江鋪，大江至此直逼山下。由沙江鋪西行，為攸縣、安仁大道。南登山，是為紫雲仙。上一里，至山半為真武殿，上有觀音庵，俱東北瞰來水。觀音庵松岩，老僧也。予詢雲陽道，松岩曰：「雲陽山者，在紫雲西□里。其頂為老君岩；雲陽仙在其東峰之裔，去頂三里；赤松壇又在雲陽仙之麓，去雲陽仙三里。蓋紫雲為雲陽盡處，而赤松為雲陽正東之麓。由紫雲之下，北順江岸西行三里，為洪山廟，乃登頂之北道；由紫雲之下，南循山麓西行四里，為赤松壇，乃登頂之東道；去頂各□里而近。二道之中有羅漢洞，在紫雲之西，即由觀音庵側小徑橫過一里，可達其庵。由庵登頂，亦有間道可達，不必下紫雲也。」余從之。遂由真武殿側，西北度兩小坳，一潤從西北來，則紫雲與肯蓮庵。後山夾而成者。〔水北入大江，紫雲為所界斷。〕渡潤即青蓮庵，東向而出，地幽而庵淨。僧號六潤，亦依依近人，堅留余飯，余亟於登嶺，遂從庵後西問登山。其時濃霧猶翳山半，余不顧，攀躋直上三里，逾峰脊二重，足之所上，霧亦旋開。又上二里，則峰脊冰塊滿枝，寒氣所結，大者如拳，小者如蛋，依枝而成，遇風而墜，俱堆積滿地。其時本峰霧氣全消，山之南東二面，歷歷可睹，而北西二面，猶半為霾掩，〔鄱江自東南，黃鸞江自西北，盤曲甚遠。〕始知雲陽之峰，俱自西南走東北，排疊數重：紫雲，其北面第一重也；青蓮庵之後，余所由躋者，第二重也；雲陽仙，第三重也；老君岩在其上，是為絕頂，所謂七□一峰之主也。雲峰在南，余所登峰在北，兩峰橫列，脈從雲陽仙之下度坳而起，峙為余所登第二重之頂，東走而下，由青蓮庵而東，結為茶陵州治。余現登第二重絕頂，徑路迷絕，西南望雲峰絕頂，中隔一塢，而絕頂尚霾夙霧中。俯瞰過脊處，在峰下里許。其上隔山竹樹一壑，兩乳迴環掩映，若天開洞府，即雲陽仙無疑也。雖無路，亟直墜而下，度脊而上，共二里，逾一小坳，入雲陽仙。其庵北向，登頂之路，由左上五里而至老君岩；下山之路，由右三里而至赤松壇。庵後有大石飛累，窟空透隙，竹樹懸綴，極為倚疊，石間有止水一泓，澄碧迥異，名曰五雷池，零祝甚靈；層岩上突，無可攀陟，其上則黑霧密翳矣。蓋第二重之頂，當風無樹，故冰止隨枝堆積。而庵中山環峰夾，竹樹蒙茸，縈霧成冰，玲瓏滿樹，如瓊花瑤谷，朔風搖之，如步搖玉珮。聲叶金石。偶振墜地，如玉山之頽，有積高二三尺者，途為之阻。聞其上登陟更難。時日過下午，聞赤松壇尚在下，而庵僧〔楚〕音，誤為「石洞」。余意欲登頂右後。遂從頂北下山，恐失石洞之奇，且謂稍遲可冀晴朗也。索飯於庵僧鏡然，遂東下山。路側澗流瀉石間，僧指為「子房煉丹池」、「搗藥槽」、「仙人指跡」諸勝，乃從赤松而附會留侯也。直下三里抵赤松壇，始知赤松之非石洞也。遂宿庵中。殿頗古，中為赤松，左黃石，而右子房。殿前有古樹松一株，無他勝也。僧葛民亦近人。

□四日 晨起寒甚，而濃霧複合。先是，晚至赤松，即嘿禱黃石、子房神位，求假半日晴霽，為登頂之勝。至是望頂濃霧，零雨四灑，遂無復登頂之望。飯後，遂別葛民下山。循山麓北行，逾小潤二重，共四里，過紫雲之麓，江從東北來，從此入峽，路亦隨之。繞出雲陽北麓，又二里，為洪山廟。風雨交至，遂停廟中，市薪炙衣，煨楸者竟日。廟後有大道南登絕頂。時廟下江旁停舟數隻，俱以石尤橫甚，不能順流下，屢招予為明日行，余猶不能恣然於雲陽之頂也。

□五日 晨起，泊舟將放，招余速下舟；予見四山霧霽，遂飯而決策登山。路由廟後南向而登，三里，復有高峰北峙，〔道分兩岐：〕一岐從峰南，一岐從峰西南。余初由東南行，疑為前上羅漢峽中舊道，乃向雲陽仙，非迳造老君岩者，乃復轉從西南

道。不一里，行高峰西峽，顧僕南望峽頂有石樑飛駕，余瞻眺不及。及西上嶺側，見大江已環其西，大路乃西北下，遂望嶺頭南躋而上。時嶺頭冰葉紛披，雖無徑路，余意即使路訛，可得石樑勝，亦不以為恨，及至嶺上遍覓，無有飛駕之石，第見是嶺之脊，東南橫屬高頂，其為登頂之路無疑。遂東南度脊，仰首直上，又一里，再逾一脊，則下瞰脊南，雲陽仙已在下方矣。蓋是嶺東西橫互，西為絕頂北盡處，東即屬於前所登雲陽東第二層之嶺也。於是始得路，更南向登頂，其上冰雪層積，身若從玉樹中行。又一里，連過兩峰，始陟最高頂。是時雖旭日藏輝，而沉霾夙伏，遠近諸峰盡露真形，惟西北遠峰尚存霧痕一抹。乃從峰脊南下，又一里，復過兩峰，有微路「□」字界峰坳間：南上復登山頂，東由半山直上，西由半山橫下。然脊北之頂雖高，而純土無石；脊南之峰較下，而東面石崖高穹，峰筍離立。乃與顧僕置行李坳中，從南嶺之東，攀崖隙而踞石筍，下瞰塢中，有茅一龕，意即老君岩之靜室，所云老主庵者。竊計直陞將及一里，下而復上，其路既遙，況既踞石崖之頂，仰矚俯瞰，勝亦無殊，不若逾脊從西路下，便則為秦人洞之遊，不便即北去江游覓舟，順流亦易。乃遂從西路行。山陰冰雪擁塞，茅棘交繁，舉步漸艱。二里，路絕，四顧皆茅茨為冰凍所膠結，上不能舉首，下無從投足，兼茅中自時有壘宕，疑為虎穴，而山中濃霧四起，瞰眺莫見，計難再下。乃復望山崩而上，冰滑草擁，隨躋隨墜。念嶺峻草被，可脫虎口，益鼓勇直上。二里，復得登頂，北望前西下之脊，又隔二峰矣。其處嶺東茅棘盡焚，嶺西茅棘蔽山，皆以嶺頭路痕為限，若有分界者。是時嶺西黑霧瀰漫，嶺東日影宣朗，霧欲騰衝而東，風輒驅逐而西，亦若以嶺為界者。又南一里，再下二峰，嶺亂亂石森列，片片若攢刀交戟，霧西攫其尖，風東搗其膊，人從其中溜足直下，強攀崖踞坐，益覺自豪。念前有路而忽無，既霧而復霧，欲下而轉上，皆山靈未獻此奇，故使浪遊之蹤，迂迴其轍耳。既下石峰，坳中又得「□」字路，於是復西向下嶺，俱從濃霧中行矣。始二里，冰霾而草中有路，又二里，路微而石樹蒙翳；又二里，則石懸樹密而路絕，蓋前路之逾嶺而西，皆茶陵人自東而來，燒山為炭，至此輒返。過此，崖窮樹益深，上者不能下，下者不復上。余念所下既遙，再下三四里當及山麓，豈能復從前還躋？遂與顧僕掛石投崖，懸藤倒柯，墜空者數層，漸聞水聲遙遙，而終不知去人世遠近。已而霧影忽閃，露出眉峰峽谷，樹色深沉。再一閃影，又見谷口兩重外，有平塢可矚。乃益揆叢歷級，若鄧艾之下陰平，墜裂滾崖，技無不殫，然皆赤手，無從裹氈也。既而忽下一懸崖，忽得枯澗，遂得踐石而行。蓋前之攀枝懸墜者藉樹，而兜衣掛履亦樹，得澗而樹梢為開。既而澗復生草，草復翳澗，靡草之下，不辨其孰為石，孰為水，既難著足。或草盡石出，又棘刺勾芒，兜衣掛履如故。如是三里，下一瀑崖，微見路影在草間，然時隱時現。又一里，澗從崖間破峽而出，兩崖轟峙，而北尤危峭，始見路從南崖逾嶺出。又一里，得北來大道，始有村居，詢其處，為寨裡，蓋雲陽之西塢也。其地東北轉洪山廟五里而遙，南至東嶺□里而遙，東嶺而南更五里，即秦人洞矣。時霧影漸開，遂南循山峽行。逾一小嶺，五里，上棗核嶺，〔嶺俱云陽西向度而北轉成峽者。〕下一里，渡澗，〔澗乃南自龍頭嶺下，出上清河。〕傍西麓溯澗南上半里，為絡絲潭，深碧無底，兩崖多疊石。又半里，復度澗，傍東麓登山。是處東為雲陽之南峰，西為大嶺之東峰。〔大嶺高並云陽，龍頭嶺其過脊也，其東南盡西嶺，東北抵麻葉洞，西北峙五鳳樓，西南為古爽衝。〕一溪自大嶺之東北來者，乃洪碧山之水；一溪自龍頭嶺北下者，乃大嶺、雲陽過脊處之水。二水合而北出把七。龍頭嶺水分南北，其南下之水，由東嶺塢合秦人洞水出大羅埠。共二里，越嶺得平疇，是為東嶺塢。塢內水田平衍，村居稠密，東為雲陽，西為大嶺，北即龍頭嶺過脊，南為東嶺迴環。余始至以為平地，即下東嶺，而後知猶眾山之上也。循塢東又一里，宿於新庵。

□六日 東嶺塢內居人段姓，引南行一里，登東嶺，即從嶺上西行。嶺頭多流窩成潭，如釜之仰，釜底俱有穴直下為井，或深或淺，或不見其底，是為九□九井。始知是山下皆石骨玲瓏，上透一竅，輒水搗成井。竅之直者，故下墜無底；竅之曲者，故深淺隨之。井雖枯而無水，然一山而隨處皆是，亦一奇也。又西一里，望見西南谷中，四山環繞，游成一大窩，亦如仰釜，釜之底有澗，澗之東西皆秦人洞也。由灌莽中直下二里，至其處。其澗由西洞出，由東洞入，澗橫界窩之中，東西長半里，中流先搗入一穴，旋透穴中東出，即自石峽中行。其峽南北皆石崖壁立，夾成橫槽；水由槽中抵東洞，南向搗入洞口。洞有兩門，北向，水先分入小門，透峽下傾，人不能從。稍東而南入大門者，從眾石中漫流。其勢較平；第洞內水匯成潭，深浸洞之兩崖，旁無餘隙可入。循崖則路斷，涉水則底深，惜無浮槎可覓支磯片石。惟小門之水，入峽後亦旁通大洞，其流可揭厲而入。其竅宛轉而披透，其竅中如軒楞別啟，返矚搗入之勢，亦甚奇也。西洞洞門東穹，較東洞之高峻少殺；水由洞後東向出，水亦較淺可揭。入洞五六丈，上嵌圍頂，四圍飛石駕空，兩重如度懸閣，得二丈梯而度其上。其下再入，水亦成潭，深與東洞並，不能入矣。是日導者先至東洞，以水深難入而返，不知所謂西洞也。返五里，飯於導者家，日已午矣。其長詢知洞水深，曰：「誤矣！此入水洞，非水所從出者。」復導予行，始抵西洞。余幸兼收之勝，豈憚往復之煩。既出西洞過東洞，共一里，逾嶺東望，見東洞水所出處；復一里，南抵塢下，其水東向湧出山麓，亦如黃鸞之出石下也。土人環石為陂，壅為巨潭以翹山勝。從其東，水南流出谷，路北上逾嶺，共二里始達東嶺之上，此由州人塢之大道也。登嶺，循舊路一里，返宿導者家。

□七日 晨餐後，仍由新庵北下龍頭嶺，共五里，由舊路至絡絲潭下。先是，余按《志》有「秦人三洞，而上洞惟石門不可入」之文，余既以誤導兼得兩洞，無從覓所謂上洞者。土人曰：「絡絲潭北有上清潭，其門甚隘，水由中出，人不能入，人即有奇勝。此洞與麻葉洞俱神龍蟄處，非惟難入，亦不敢入也。」余聞之，益喜甚。既過絡絲潭，不渡澗，即傍西麓下。〔蓋渡澗為東麓，雲陽之西也，棗核故道；不渡澗為西麓，大嶺、洪碧之東也，出把七道。北〕半里，遇樵者，引至上清潭。其洞即在路之下、澗之上，門東向，夾如合掌。水由洞出，有二派：自洞後者，匯而不流；由洞左者，〔乃河南旁竇，〕其出甚急，必逾洞左急流，即當伏水而入。導者止供炬蕪火，無肯為前驅者。余乃解衣伏水，蛇行以進。石隙既低而復隘，且水沒其大半，身伏水中，手擎火炬，平水上，乃得入。西入二丈，隙始高裂丈餘，南北橫裂者亦三丈餘，然俱無入處。惟直西一竇，闊尺五，高二尺，而水沒其中者亦尺五，隙之餘水面者，五寸而已。計匍匐水中，必口鼻俱濡水，且以炬探之，貼隙頂而入，猶半為水漬。時顧僕守衣外洞，若泗水入，誰為遞炬者？身可由水，炬豈能由水耶？況秦人洞水，余亦曾沒膝浸服，俱溫然不覺其寒，而此洞水寒，與澗澗無異。而洞當風口，颼颼彌甚。風與水交逼，而火復為阻，遂舍之出。出洞，披衣猶覺週身起粟，乃蕪火洞門。久之，復循西麓隨水北行，已在棗核嶺之西矣。

去上清三里，得麻葉洞。洞在麻葉灣，西為大嶺，南為洪碧，東為雲陽、棗核之支，北則棗核西垂。大嶺東轉，東澗下流，夾峙如門，而當門一峰，聳石岬突，為將軍嶺；澗搗其西，而棗核之支，西至此盡。澗西有石崖南向，環如展翅，東瞰澗中，而大嶺之支，亦東至此盡。回崖之下，亦開一隙，淺不能入。崖前有小溪，自西而東，經崖前入於大澗。循小溪至崖之西脅亂石間，水窮於下，竅啟於上，即麻葉洞也。洞口南向，大僅如斗，在石隙中轉折數級而下。初覓炬傍導，亦俱以炬應，而無敢導者。曰：「此中有神龍。」或曰：「此中有精怪。非有術術者，不能攝服。」最後以重資覓一人，將脫衣入，問余乃儒者，非羽士，復驚而出曰：「予以為大師，故欲隨入；若讀書人，余豈能以身殉耶？」余乃過前村，寄行李於其家，與顧僕各持束炬入。時村民之隨至洞口數□人，樵者腰鎌，耕者荷鋤，婦之炊者停爨，織者投杼，童子之牧者，行人之負載者，接踵而至，皆莫能從。余兩人乃以足先入，歷級轉竇，遞炬而下，數轉至洞底。洞稍寬，可以測身矯首，乃始以炬前向。其東西裂隙，俱無入處，直北有穴，低僅一尺，闊亦如之，然其下甚燥而平。乃先以炬入，後蛇伏以進，背磨腰貼，以身後聳，乃度此內洞之〔第〕一關。其內裂隙既高，東西亦橫互，然亦無入處。又度第二關，其隘與低與前一轍，進法亦如之。既入，內層亦橫裂，其西南裂者不甚深。其東北裂者，上一石坳，忽又縱裂而起，上穹下狹，高不見頂，至此石幻異形，膚理頓換，片竅俱靈。其西北之峽，漸入漸束，內夾一縫，不能容炬。轉從東南之峽，仍下一坳，其底砂石平鋪，如澗底潔溜，第乾燥無水，不特免揭厲，且免沾污也。峽之東南盡處，亂石轟駕，若樓台層疊，由其隙皆可攀躋而上。其上石竇一縷，直透洞頂，光由隙中下射，若明星鉤月，可望而不可摘也。層石之下，澗底南通，覆石低壓，高僅尺許；此必前通洞外，澗所從入者，第不知昔何以湧流，今何以枯洞也，不可解矣。由層石下北循澗底入，其隘甚低，與外二關相似。稍從其西攀上一石隙，北轉而東，若度鞍歷嶠。兩壁石質石色，光瑩欲滴，垂柱倒蓮，紋若鏤雕，形欲飛舞。

東下一級，復值潤底，已轉入隘關之內矣。於是辟成一術，闊有二丈，高有丈五，覆石平如布幄，潤底坦若周行。北馳半里，下有一石，度出如榻楞邊勻整；其上則蓮花下垂，連絡成幃，結成寶蓋，四圍垂幔，大與榻並，中圓透盤空，上穹為頂；其後西壁，玉柱圓豎，或大或小，不一其形，而色皆瑩白，紋皆刻鏤；此術中第一奇也。又直北半里，洞分上下兩層，潤底由東北去，上洞由西北登。時余所竄火炬已去其七，恐歸途莫辨，乃由前道數轉而穿二隘關，抵透光處，炬恰盡矣。穿竅而出，恍若脫胎易世。洞外守視者，又增數人，見余輩皆頂額稱異，以為大法術人。且云：「前久候以為必墮異物，故余輩欲入不敢，欲去不能。想安然無恙，非神靈攝服，安能得此！」余各謝之，曰：「吾守吾常，吾探吾勝耳，煩諸君久佇，何以致之！」然其洞但入處多隘，其中潔淨乾燥，余所見洞，俱莫能及，不知土人何以畏入乃爾！乃取行囊於前村，從將軍嶺出，隨潤北行餘里，抵大道。其處東向把七尚七里，西向還麻止三里，余初欲從把七附舟西行，至是反溯流逆上，既非所欲，又恐把七一時無舟，天色已霽，遂從陸路西向還麻。時日已下春，尚未飯，索酒市中。又西里，宿於黃（石）鋪，去茶陵西已四里矣。是晚碧天如洗，月白霜淒，亦旅中異境，竟以行倦而臥。

黃石輔之南，即大嶺北峙之峰，其石嶙峋插空，西南一峰尤甚，名五鳳樓，〔去里而近，即安仁道。〕余以早臥不及詢，明日登途，知之已無及矣。

〔黃石西北三里為高暑山，又有小暑山，俱在攸縣東，疑即司空山也。二山之西，高峰漸伏。茶陵江北曲，經高暑南麓而西，攸水在山北。是山界茶、攸兩江云。〕

八日 晨餐後，自黃石鋪西行，霜花滿地，旭日澄空。里為丫塘鋪，又里，為珠璣鋪，則攸縣界矣。又西北里，斑竹鋪。又西北里，長春鋪。又里，北度大江，即攸縣之南關矣。縣城瀕江北岸，東西兩門，與南門並列於江側。茶陵之江北曲西回，攸水自安福封侯山西流南轉，俱夾高暑山而下，合於縣城東，由城南西去。是日一路霽甚，至長春鋪，陰雲複合。抵城才過午，候舟不得，遂宿學門前。

九日 晨餐後，陰霾不散。由攸縣西門轉北，遂西北登陟陂陀。里，水澗橋，有小水自北而南。越橋而西，連上二嶺，其西嶺名黃山。下嶺共五里，為黃山橋，有水亦自北而南，其水較大於水洞，而平洋亦大開。西行平疇三里，上牛頭山。又山上行二里，曰長岡衝，下嶺為清江橋。橋東赤崖如回翅，潤從北來，大與黃山橋等。橋西開洋，大亦如黃山橋，但四圍皆山，不若黃山洋南北一望無際也。洋中平疇，村落相望，名漠田。又五里，西入山峽，已為衡山縣界。界北諸山皆出煤，攸人用煤不用柴，鄉人爭輸入市，不絕於路。入山，沿小溪西上，路分兩歧：西北乃入山向衡小路，西南乃往太平等附舟路。於是遵西南，五里為荷葉塘。越盼兒嶺，五里至龍王橋。橋下水北自小源嶺來，南向而去，其居民蕭姓，亦大族也。北望二里外，小源嶺之上，有高山屏列，名曰大嶺山，乃北通湘潭道。過橋，西面行三里，上長嶺。又西下一塢，三里，上葉公塢。又四里，下太平寺嶺，則大江在其下矣。隔江即為芒洲，其地自攸縣東四里。是日上長嶺，日少開，中夜雨聲滴瀝，達明而止。

二日 先晚候舟太平寺灘上，即宿泊舟間。中夜見東西兩山，火光熒熒，如懸燈百尺樓上，光燄映空，疑月之升、日之墜者。既而知為夜燒。既臥，聞雨聲滴瀝，達旦乃止。上午得舟，遂順流西北向山峽行。二五里，大鵝灘。五里，過下埠，下回鄉灘，險甚。過此山始開，江乃西向。行二五里，北下橫道灘，又五里，暮宿於楊子坪之民舍。

二日 四鼓，月明，舟人即促下舟。二里，至雷家埠，出湘江，雞始鳴。又東北順流里裡，低衡山縣。江流在縣東城下。自南門入，過縣前，出西門。三里，越桐木嶺，始有大松立路側。又二里，石陂橋，始夾路有松。又五里，過九龍泉，有頭巾石。又五里師姑橋，山隴始開，始見祝融北峙，然夾路之松，至師姑橋而盡矣。橋下之水東南去。又五里入山，復得松。又五里，路北有「子抱母松」。又二里，越佛子坳，又二里，上俯頭嶺，又一里則岳市矣。過司馬橋，入謁岳廟，出飯於廟前。問水簾洞在山東北隅，非登山之道；時才下午，猶及登頂，密雲無翳，恐明日陰晴未卜。躊躇久之，念既上豈能復迂道而轉，遂東出岳市，即由路亭北依山轉岐。初，路甚大，乃湘潭入岳之道也。東北三里，有小溪自岳東高峰來，遇樵者引入小徑。三里，上山峽，望見水簾布石崖下。二里，造其處，乃瀑之瀉於崖間者，可謂之「水簾」，不可謂之「洞」也。崖北石上大書「朱陵大瀝洞天」，並「水簾洞」、「高山流水」諸字，皆宋、元人所書，不辨其人款。引者又言，其東九真洞，亦山峽間出峽之瀑也。下山又東北二里，登山循峽，逾一隘，中峰回水繞，引者以為九真矣。有焚山者至。曰：「此壽寧宮故址，乃九真下流。所云洞者，乃山環成塢，與此無異也，其地在紫蓋峰之下。逾山而北尚有洞，亦山塢，〔漸近湘潭境。〕予見日將暮，遂出山，里，〕僧寮已近，還宿廟。

二日 〔力疾登山。由岳廟西度將軍橋，岳廟東西皆澗。北入山一里，為紫雲洞，亦無洞，山前一岡當戶環成耳。由此上嶺一里，大石後度一脊，里許，路南有鐵佛寺。寺後躋級一里，路兩旁俱細竹蒙茸。上嶺，得丹霞寺。復從寺側北上，由絡絲潭北下一嶺，又循絡絲上流之澗一里，為寶善堂。其處潤從東西兩壑來，堂前有大石如劈，西澗環石下，出玉板橋，與東澗合而南。寶善界兩澗中，去岳廟已五里。堂後復躡蹻一里，又循西澗嶺東平行二里，為半雲庵。庵後渡澗西，躡蹻直上二里，上一峰，為茶庵。又直上三里，逾一峰，得半山庵，路甚峻。由半山庵丹霞側北上，竹樹交映，青翠滴衣。竹中聞泉聲淙淙。自半雲逾澗，全不與水遇，以為山高無水，至是聞之殊快。時欲登頂，過諸寺俱不入。由丹霞上三里，為湘南寺，又二里，〕南天門。平行東向二里，分路。南一里，飛來船，講經台。轉至舊路，又東下半里，北度脊，西北上三里，上封寺。上封東有虎跑泉，西有卓錫泉。

三日 上封。

四日 上封。

五日 上封。

六日 晴。呈觀音崖，再上祝融會仙橋，由不語崖西下。八里，分路。北二里，九龍坪，仍轉路口。南一里，茅坪。東南由山半行，四里渡亂澗，至大坪分路。西南小路直上四里，為老龍池，有水一池在嶺坳，不甚澄，其淨室多在嶺外。西南側刀之西，雷祖之東分路。東二里，上側刀峰。平行頂上二里，下山頂，度脊甚狹。行赤帝峰北一里，繞其東，分路。乃南由坳中東行，一里，轉出天柱東，遂南下。五里，過獅子山與大路合，遂由岐路西入福嚴寺，宿明道山房。

七日 早聞雨，餐後行少止。由寺西循天柱南一里，又西上二里，越南分之脊，轉而北，循天柱西一里，上西來之脊，遂由脊上西南行，於是循華蓋之東矣。一里，轉華蓋南，西行三里，循華蓋西而北下。風雨大至，自是持蓋行。北過一小坪，復上嶺，共一里，轉而西行嶺脊上。連度三脊，或循嶺北，或循嶺南，共三里而復上嶺。於是直上二里，是為觀音峰矣。由峰北樹中行三里，雨始止，而沉霾殊甚。又西南下一里，得觀音庵，始知路不迷。又下一里，為羅漢台。〔有路北自塢至者，即南溝來道。〕於是復南上二里，連度二脊，叢木亦盡，峰皆茅矣。既逾高頂，南下一里，得叢木一丘，是為雲霧堂。中有老僧，號東窗，年九八，猶能與客同拜起。時霧稍開，又南下一里半，得東來大路，遂轉西下，又一里半至澗，渡橋而西，即方廣寺。蓋大嶺之南，石廩峰分支四下，〔為蓮花諸峰；〕大嶺之北，雲霧頂分支西下，〔為泉室、天台諸峰。〕夾而成塢，寺在其中，水口西去，環鎖甚隘，亦勝地也。寺西有洗衲池，補衣石在澗旁。渡水口橋，即北上山，西北登一里半，又平行一里半，得天台寺。寺有僧全撰，名僧也。適他出，其徒中立以芽茶饋。〔蓋泉室峰又西起高頂，突為天台峰。西垂一支，環轉而南，若大尾之掉，幾東接其南下之支。南面水僅成峽，內環一塢如玦，在高原之上，與方廣可稱上下二奇。〕返宿方廣慶禪、寧禪房。

先是，余欲由南溝趨羅漢台至方廣；比登古龍池，乃東上側刀峰，誤出天柱東；及宿福嚴，適佛鼎師通道取木，遂復辟羅漢台路。余乃得循之西行，且自天柱、華蓋、觀音、雲霧至大坳，皆衡山來脈之脊，得一覽無遺，實意中之事也。由南溝趨羅（漢）台亦迂，不若徑登天台，然後南嶽之勝乃盡。

八日 早起，風雨不收。寧禪、慶禪二僧固留，余強別之。慶禪送至補衲台而別。

遂沿澗西行，南北兩界，山俱茅禿。五里，始有石樹縈溪，崖影溪聲，上下交映。又二里，〔隔溪前山，有峽自東南來，與方

廣水合流西去。〕北向登崖，崖下石樹愈密，澗在深壑，其中有黑、白、黃三龍潭，兩崖峭削，故路折而上，〔聞聲而已，不能見也。〕已而平行山半，共三里，過鵝公嘴，得龍潭寺。寺在天台西峰之下，南為雙髻峰。蓋天台、雙髻夾而西來，以成龍潭之流；潭北上即為寺，寺西為獅子峰，尖削特立，天台以西之峰，至此而盡；其南隔溪即雙髻西峰，而蓮花以西之峰，亦至此而盡；過九龍，猶平行山半，五里，自獅子峰南繞其西，下山又五里，為馬跡橋，而衡山西面之山始盡。〔橋東去龍潭□里，西去湘鄉界四□里，西北去白高三□里，南至衡陽界孟公坳五里。〕自馬跡橋南渡一澗，〔澗即方廣九龍水去白高者。〕即東南行，四里至田心。又越一小橋，一里，上一低坳，不知其為界頭也。過坳又五里，有水自東北山間懸崖而下，其高數□仞，是為小響水塘，蓋亦衡山之餘波也。又二里，有水自北山懸崖而下，是為大響水塘。〔闊大過前崖，而水分兩級，轉下峽間，初見上級，後見下級，故覺其不及前崖飛流直下也。〕前即寧水橋，問水從何處，始知其南由唐夫沙河而下衡州草橋。蓋自馬跡南五里孟公坳分衡陽、衡山界處，其水北下者，即由白高下一殞江，南下者，即由沙河下草橋，是孟公坳不特兩縣分界，而實衡山西來過脈也。第其坳甚平，其西來山即不甚高，故不之覺耳。始悟衡山來脈非自南來，乃由此坳東峙雙髻，又東為蓮花峰後山，又東起為石廩峰，始分南北二支，南為岫嶼白石諸峰，北為雲霧、觀音以峙天柱。使不由西路，必謂岫嶼、白石乃其來脈矣。

由寧水橋飯而南，五里，過國清亭，逾一小嶺，為穆家洞。其洞迴環圓整，〔水〕自東南繞至東北，〔乃石廩峰西南峽中水；〕山亦如之，而東附於衡山之西。逕洞二里，復南逾一嶺，一里，是為陶朱下洞，其洞甚狹，水直西去。路又南入峽，二里，復逾一嶺，為陶朱中洞，其水亦西去。又南二里，上一嶺，其坳甚隘，為陶朱三洞，其洞較寬於前二洞，而不及穆洞之迴環也。二里，又逾一嶺，為界江，其水由東南向西北去。界江之西為大海嶺。溯水南行一里，上一坳，亦甚平，乃衡之脈又西度為大海嶺者。其坳北之水，即西北下唐夫；其坳南之水，即東南下橫口者也。逾坳共一里，為傍塘，即隨水東南行。五里，為黑山，又五里，水口，兩山逼湊，水由其內破壁而入，路逾其上。一里，水始出峽，路亦就夷。又一里，是為橫口。傍塘、〔黑〕山之水下，岫嶼之水西南來，至此而合。其地北望岫嶼、白石諸峰甚近，南去衡州尚五□里，遂止宿旅店。是日共行六□里。

二□九日 早起，雨如注，乃躑躅泥途中。沿溪南行，逾一小嶺，是為上梨坪。又逾一小嶺，五里，是為下梨坪，復與溪遇。又循溪東南下，□里，為楊梅灘，有石樑南北跨溪上，溪由梁下東去，路越梁東南行。五里入排衝，又行排中五里，南逾青山坳，排衝者，岡自譚碧嶺東南至青山，分為兩支，俱西北轉，兩岡排闥，夾成長塢，繚繞為田，路由之入，至青山而塢窮。乃逾坳而南，陵陀高下，滑泞幾不留足，而衣絮沾透，亦疲而不覺其寒。□里，下望日坳，為黃沙灣，則蒸江自西南沿山而來，路遂隨江東南下，又五里為草橋，即衡州府矣。覓靜閣，暮得之綠竹庵天母殿瑞光師處。亟投之，就火炙衣，而衡山古太平僧融止已在焉。先是，予過古太平，上古龍池，於山半問路靜室，而融止及其師兄應庵。苦留余。余急辭去，至是已先會靜閣，知余蹤跡。蓋融止扶應庵將南返桂林七星岩，故道出於此，而復與之遇，亦一緣也。

綠竹庵在衡北門外華嚴、松蘿諸庵之間。八庵連絡，俱幽靜明潔，吟誦之聲相聞，乃藩府焚修之地。蓋桂王以親藩樂善，故孜孜於禪教云。

三□日 遊城外河街，泞甚。暮，返宿天母殿。

二月初一日 早飯於綠竹庵，以城市泥泞，不若山行。遂東南逾一小嶺，至湘江之上。共一里，溯江至蒸水入湘處。渡江登東岸，東南行，其地陵陀高下，四里，過把膝庵，又二里，逾把膝嶺。嶺南平疇擴然，望耒水自東南來，直抵湖東寺門，轉而北去。湖東寺者，在把膝嶺東南三里平疇中，門對耒水，萬曆末無懷禪師所建，後愍山亦來同棲，有靜室在其間。余至，適桂府供齋，為二內官強齋而去。乃西行五里，過木子、石子二小嶺，從丁家渡渡江，已在衡城南門外。登崖上回雁峰，峰不甚高，東臨湘水，北瞰衡城，俱在足下，雁峰寺籠罩峰上無餘隙焉，然多就坳者。又飯於僧之千手觀音殿。乃北下街衢，淖泥沒脛，一里，入南門，經四牌坊，城中闐闐與城東河市並盛。又一里，經桂府王城東，又一里，至郡衙西，又一里，出北門，遂北登山鼓山。山在臨蒸驛之後，武侯廟之東，湘江在其南，蒸江在其北，山由其間度脈，東突成峰，前為禹碑亭，大禹《七□二字碑》在焉。其刻較前所摹望日亭碑差古，而滉漫殊甚，字形與譯文亦頗有異者。其後為崇業堂，再上，宣聖殿中峙焉。殿後高閣甚暢，下名回瀾堂，上名大觀樓。西瞰度脊，平臨衡城，與回雁南北相對，蒸、湘夾其左右，近出窗檻之下，惟東面合流處則在其後，不能全括。然三面所憑擊，近而萬家煙市，三水帆牆，遠而岳雲嶺樹，披映層疊，雖書院之宏偉，不及〔吉安〕白鷺大觀，地則名賢樂育之區，而兼滕王、黃鶴之勝，非白鷺之所得侔矣。樓後為七賢祠，祠後為生生閣。閣東向，下瞰二江。合流於前，耒水北入於二里外，與大觀樓東西易向。蓋大觀踞山頂，收南北西三面之奇，而此則東盡二水同流之勝者也。又東為合江亭，其址較下而臨流愈近。亭南崖側，一隙高五尺，如合掌東向，側肩入，中容二人，是為朱陵潤後門。求所謂「六尺鼓」不可得，亭下瀕水有二石如豎婢，豈即遇亂輒鳴者耶？自登大觀樓，正對落照，見黑雲銜日，復有雨兆。下樓，踐泥泞冒黑過青草橋，東北二里入綠竹庵。晚餐既畢，颶風怒號，達旦甫止，雨復瀟瀟下矣。

衡州城東面瀕湘，通四門，餘北西南三面鼎峙，而北為蒸水所夾。其城甚狹，蓋南舒而北削云。北城外，則青草橋跨蒸水上，而石鼓山界其間焉。蓋城之南，回雁當其上，瀉城之北，石鼓砥其下流，而瀟、湘循其東面，自城南抵城北，於是一合蒸，始東轉西南來，再合耒焉。

蒸水者，由湘之西岸入，其發源於邵陽縣耶姜山，東北流經衡陽北界，會唐夫、衡西三洞諸水，又東流抵望日坳為黃沙灣，出青草橋而合於石鼓東。一名草江，一名沙江，謂之蒸者，以水氣加蒸也。舟由青草橋入，百里而達水福，又八□里而抵長樂。

耒水者，由湘之東岸入，其源發於郴州之耒山，西北流經永興、耒陽界。又有郴江發源於郴之黃岑山，白豹水發源於永興之白豹山，資興水發源於鈷鉞泉，俱與耒水會。又西抵湖東寺，至耒口而合於回雁塔之南。舟向郴州、宜章者，俱由此入，過嶺，下武水，入廣之滇江。

來雁塔者，衡州下流第二重水口山也。石鼓從州城東北特起垂江，為第一重；雁塔又峙於蒸水之東、耒水之北，為第二重。其來脈自岫嶼轉大海嶺，度青山坳，下望日坳，東南為桃花衝，又南瀕江，即為雁塔，與石鼓夾峙蒸江之左右焉。

衡州之脈，南自回雁峰而北盡於石鼓，蓋邵陽、常寧之間迤邐而來，東南界於湘，西北界於蒸，南嶽岫嶼諸峰，乃其下流迴環之脈，非同條共貫者。

徐靈期謂南嶽周回八百里，回雁為首，嶽麓為足，遂以回雁為七□二峰之一，是蓋未經孟公坳，不知衡山之起於雙髻也。若嶽麓諸峰磅礴處，其支委固遠矣。

初二日 早起，欲入城，並遊城南花藥山。雨勢不止，遂返天母庵。庵在修竹中，有喬松一株當戶，其外層岡回繞，竹樹森鬱，俱在窗檻之下，前池浸綠，仰色垂痕，後坂幃紅，桃花吐豔。風雨中春光忽逗，而泥屐未周，不能無開雲之望。下午，滂沱彌甚，乃擁爐淪茗，兀坐竟日。

初三日 寒甚，而地泞天陰，顧僕病作，仍擁爐庵中，作《上封寺募文》。中夜風聲復作，達旦仍〔未〕止雨。

初四日 雨，擁爐庵中，作完初上人《白石山精舍引》。

初五日 峭寒，釀雨。令顧僕往河街。覓永州船，余擁爐書《上封疏》、《精舍引》，作《書懷詩》呈瑞光。

初六日 雨止，泞甚。入城拜鄉人金祥甫，因出河街。抵暮返，雨復霏霏。

初七日 上午開霽。靜閣同顧僕復往河街更定永州舡。余先循庵東入桂花園。〔前列丹桂三株，皆聳乾參天，接蔭蔽日。其北寶珠茶五株，雖不及桂之高大，亦鬱森殊匹。〕又東為桃花源。〔西自華嚴、天母二庵來，南北俱高崗夾峙，中層疊為池，池兩旁依岡分塢，皆梵宮紺宇，諸藩閣亭榭，錯出其間。〕桃花源之上即桃花衝，乃嶺坳也。其南之最高處新結兩亭，一曰停雲，又曰望江，一曰望湖，在無憂庵後修竹間。時登眺已久，乃還飯綠竹庵。復與完初再上停雲，從其北逾桃花衝坳，其東岡夾成池，越池



而上，即來雁塔矣。塔前為雙練堂，西對石鼓，返眺蒸、湘交會，亦甚勝也。塔之南，下臨湘江，有巨樓可憑眺，惜已傾圮。樓之東即為耒江北入之口，時日光已晶朗，岳雲江樹，盡獻真形。乃趣完初覓守塔僧，開扇而登塔，歷五層。四眺諸峰，北惟衡岳最高，其次則西之兩母山，又次則西北之大海嶺，其餘皆岡隴高下，無甚崢嶸，而東南二方，固豁然無際矣。〔湘水自回雁北注城東，至石鼓合蒸，遂東轉，經塔下。東合耒水北去，三水曲折，不及長江一望無盡，而紆迴殊足戀也。〕眺望久之，恐靜聞覓舟已還，遂歸詢之，則舟之行尚在二日後也。是日頗見日影山光，入更復雨。

按兩母山在府城西一百里，乃回雁與衡城來脈，茲望之若四五里外者，豈非兩母，乃伊山耶？恐伊山又無此峻耳。

初八日 晨起雨歇，抵午有日光，遂入城，經桂府前。

府在城之中，圓互城半，朱垣碧瓦，新麗殊甚。前坊標曰「夾輔親潢」，正門曰「端禮」。前峙二獅，其色純白，雲來自耒河內百里。其地初無此石，建府時忽開得二石筍，俱高丈五，瑩白如一，遂以為獅云。仍出南門，一里，由回雁之麓又西一里，入花藥山。山不甚高，即回雁之西轉回環而下府城者。諸峰如展翅舒翼，四拱成塢，寺當其中，若在圍城之內，弘敞為一方之冠。蓋城北之桃花衝，俱靜室星聯，而城南之花藥山，則叢林獨峙者也。寺名報恩光孝禪寺。寺後懸級直上，山頂為紫雲宮，則道院也。其地高聳，可以四眺。還寺，遇錫僧覺空，其來候余，而先至此。因少憩方丈，觀宋徽宗弟表文。其弟法名瓊俊，棄玉牒而遊雲水。時知府盧景魁之子移酌入寺，為瓊俊所辱，盧收之獄中，潛書此表，令獄卒王祐入奏，徽宗為之斬景魁而官王祐。其表文與徽宗之御札如此，寺僧以為宗門一盛事。然表中稱衡州為邢州，御札斬景魁，即改邢為衡，且以王祐為衡守。其說甚怪，恐寺中捏造而成，非當時之實跡也。出寺，由城西過大西門、小西門，城外俱巨塘環繞，闌闌連絡。共七里，東北過草橋，又二里，入綠竹庵，已薄暮矣。是日雨已霽，迨中夜，雨聲復作潺潺，達旦而不止。

初九日 雨勢不止，促靜聞與顧僕移行李舟中，而余坐待庵中。將午，雨中別瑞光，過草橋，循城東過瞻岳、瀟湘、柴埠三門，入舟。候同舟者，因復入城，市魚肉筍米諸物。過午出城，則舟以下客移他所矣。與顧僕攜物匍匐雨中，循江而上，過鐵樓及回雁峰下，泊舟已盡而竟不得舟。乃覓小舟，順流復覓而下，得之於鐵樓外，蓋靜聞先守視於舟，舟移既不為阻，舟泊復不為礙，聽我輩之呼棹而過，雜眾舟中竟不一應，遂致往返也，是日雨不止，舟亦泊不行。

初十日 夜雨達旦。初涉瀟湘，遂得身歷此景，亦不以為惡。上午，雨漸止。迨暮，客至，雨散始解維。五里，泊於水府廟之下。

十一日 五更復聞雨聲，天明漸霽。二里，南上鉤欄灘，衡南首灘也，江深流縮，勢不甚洶湧。轉而西，又五里為東陽渡，其北岸為琉璃廠，乃桂府燒造之窯也。又西二里為車江，其北數里外即雲母山。乃折而東南行，里為雲集潭，有小山在東岸。已復南轉，里為新塘站，又六里，泊於新塘站上流之對涯。同舟者為衡郡艾行可、石瑤庭，艾為桂府禮生，而石本蘇人，居此已三代矣。其時日有餘照，而其處止有谷舟二隻，遂依之泊。已而，同上水者又五六舟，亦隨泊焉。其涯上本無村落，余念石與前艙所搭徽人俱慣遊江湖，而艾又本郡人，其行止余可無參與，乃聽其泊。迨暮，月色頗明。余念入春以來尚未見月，及入舟前晚，則瀟湘夜雨，此夕則湘浦月明，兩夕之間，各擅一勝，為之躍然。已而忽聞岸上涯邊有啼號聲，若幼童，又若婦女，更餘不止。眾舟寂然，皆不敢問。余聞之不能寐，枕上方作詩憐之，有「簫管孤舟悲赤壁，琵琶兩袖濕青衫」之句，又有「灘驚回雁天方一，月叫杜鵑更已三」等句。然亦止慮有詐局，俟憐而納之，即有尾其後以挾詐者，不虞其為盜也。迨二鼓，靜聞心不能忍，因小解涉水登岸，呼而詰之，則童子也，年四五，尚未受全發，詭言出王闖之門，年甫二，王善酗酒，操大杖，故欲走避。靜聞勸其歸，且厚撫之，彼竟臥涯側。比靜聞登舟未久，則群盜喊殺入舟，火炬刀劍交叢而下。余時未寐，急從臥板下取匣中遊資移之。越艾艙。欲從舟尾赴水，而舟尾賊方揮劍斷尾門，不得出，乃力掀篷隙，莽投之江中，復走臥處，覓衣披之。靜聞、顧僕與艾、石主僕，或赤身，或擁被，俱逼聚一處。賊前從中艙，後破後門，前後刀戟亂戳，無不以赤體受之者。余念必為盜執，所持紬衣不便，乃並棄之。各跪而請命，賊戮不已，遂一湧掀篷入水。入水餘最後，足為竹纖所絆，竟同篷倒翻而下，首先及江底，耳鼻灌水一口，急踴而起。幸水淺止及腰，乃逆流行江中，得鄰舟間避而至，遂躍入其中。時水浸寒甚，鄰客以舟人被蓋余，而臥其舟，溯流而上三四里，泊於香爐山，蓋已隔江矣。還望所劫舟，火光赫然，群盜齊喊一聲為號而去。已而同泊諸舟俱移泊而來，有言南京相公身被四創者，余聞之暗笑其言之妄。且幸亂刀交戟之下，赤身其間，獨一創不及，此實天幸。惟靜聞、顧奴不知其處，然亦以為一滾入水，得免虎口，資囊可無計矣。但張侯宗理所著《南程續記》一帙，乃其手筆，其家珍藏二百餘年，而一入余手，遂罹此厄，能不撫膺！其時舟人父子亦俱被戮，哀號於鄰舟。他舟又有石瑤庭及艾僕與顧僕，俱為盜戮，赤身而來，與余同被臥，始知所謂被四創者，乃余僕也。前艙五徽人俱木客，亦有二人在鄰舟，其三人不知何處。而余艙尚不見靜聞，後艙則艾行可與其友曾姓者，亦無問處。余時臥榻中人，顧僕呻吟甚，余念行囊雖焚劫無遺，而所投匣資或在江底可覓。但恐天明為見者取去，欲味爽即行，而身無寸絲，何以就岸。是晚初月甚明，及盜至，已陰雲四布，迨曉，雨復霏霏。

十二日 鄰舟客戴姓者，甚憐余，從身分裡衣、單褲各一以畀余。

余週身無一物，摸髻中猶存銀耳挖一事，遂以酬之，匆匆問其姓名而別。時顧僕赤身無蔽，余乃以所畀褲與之，而自著其裡衣，然僅及腰而止。旁舟子又以衲一幅畀予，用蔽其前，乃登涯。涯猶在湘之北東岸，乃循岸北行。時同登者余及顧僕，石與艾僕並二徽客，共六人一行，俱若囚鬼。曉風砭骨，砂礫裂足，行不能前，止不能已。四里，天漸明，望所焚劫舟在隔江，上下諸舟，見諸人形狀，俱不肯渡，哀號再三，無有信者。艾僕隔江呼其主，余隔江呼靜聞，徽人亦呼其侶，各各相呼，無一能應。已而聞有呼予者，予知為靜聞也，心竊喜曰：「吾三人俱生矣。」亟欲與靜聞通。隔江土人以舟來渡余，及焚舟，望見靜聞，益喜甚。於是入水而行，先覓所投竹匣。靜聞望而問其故，遙謂余曰：「匣在此，匣中之資已烏有矣。手摹《禹碑》及《衡州統志》猶未沾濡也。」及登岸，見靜聞焚舟中衣被竹苴猶救數件，守之沙岸之側，憐予寒，急脫身衣以衣予，復救得余一褲一襪，俱火傷水濕，乃益取焚余熾火以炙之。其時徽客五人俱在，艾氏四人，二友一僕雖傷亦在，獨艾行可竟無蹤跡。其友、僕乞土人分舟沿流捱覓，余輩炙衣沙上，以候其音。時饑甚，鍋具焚沒無餘，靜聞沒水取得一鐵銚，復沒水取濕米，煮粥遍食諸難者，而後自食。迨下午，不得艾消息，徽人先附舟返衡，余同石、曾、艾僕亦得土人舟同還衡州。余意猶妄意艾先歸也。土舟頗大，而操者一人，雖順流行，不能達二里，至汨江已薄暮。二里至東陽渡，已深夜。時月色再陰，乘月行三里，抵鐵樓門，已五鼓矣。艾使先返，問艾竟杳然也。

先是，靜聞見余輩赤身下水，彼唸經苴在篷側，遂留，捨命乞哀，賊為之置經。及破余竹撞，見撞中俱書，悉傾棄舟底。靜聞復哀求拾取，仍置破撞中，盜亦不禁。繼開余皮廂同箱，見中有尺頭，即闔置袋中攜去。此廂中有眉公與麗江木公敘稿，及弘辨、安仁諸書，與蒼悟道顧東曙輩家書共數通，又有張公宗理所著《南程續記》，乃宣德初張侯特使廣東時手書，其族人珍藏二百餘年，予苦求得之。外以莊定山、陳白沙字裹之，亦置書中。靜聞不及知，亦不暇乞，俱為攜去，不知棄置何所，真可惜也。又取余皮掛扇，中有家藏《晴山帖》六本，鐵針、錫瓶、陳用卿壺，俱重物，盜入手不開，亟取袋中。破予大筍，取果餅俱投缸底，而曹能始《名勝志》三本、《雲南志》四本及《遊記》合刻本，俱焚訖。其艾艙諸物，亦多焚棄。獨石瑤庭一竹苴竟未開。賊瀕行，輒放火後艙。時靜聞正留其側，俟其去，即為撲滅，而余艙口亦火起，靜聞復入江取水澆之。賊聞水聲，以為有人也，及見靜聞，戮兩創而去，而火已不可救。時諸舟俱遙避，而兩谷舟猶在，呼之，彼反移遠。靜聞乃入江取所墮篷作筏，亟攜經苴並餘燼余諸物，渡至谷舟；冒火再入取艾衣、被、書、米及石瑤庭竹苴，又置篷上，再渡谷舟；及第三次，則舟已沉矣。靜聞從水底取得濕衣三、四件，仍渡谷舟，而谷（舟）乘黑暗匿紬衣等物，止存布衣布被而已。靜聞乃重移置沙上，谷舟亦開去。及守余輩渡江，石與艾僕見所救物，悉各認去。靜聞因謂石曰：「悉是君物乎？」石遂大詬靜聞，謂：「眾人疑爾登涯引盜。汝真不良，欲掩我之篋。」不知靜聞為彼冒刃、冒寒、冒火、冒水，奪護此篋，以待主者，彼不為德，而後詬之。盜猶憐憐，彼更勝盜哉矣，人之無良如

此！

□三日 味爽登涯，計無所之。思金祥甫為他鄉故知，投之或可強留。候鐵樓門開，乃入。急趨祥甫寓，告以遇盜始末，祥甫愴然。初欲假數□金於藩府，托祥甫擔當，隨托祥甫歸家收還，而余輩仍了西方大願。祥甫謂藩府無銀可借，詢余若歸故鄉，為別措以備衣裝。余念遇難輒返，覓資重來，妻孥必無放行之理，不欲變余去志，仍求祥甫曲濟。祥甫唯唯。

□四、五日 俱在金寓。

□六日 金為投揭內司，約二□二始會眾議助。初，祥甫謂已不能貸，欲遍求眾內司共濟，余頗難之。靜聞謂彼久欲置四□八願齋僧田於常住，今得眾濟，即貸余為西遊資。俟余歸，照所濟之數為彼置田於寺，仍以所施諸人名立石，極為兩便。余不得已，聽之。

□七、八日 俱在余寓。時余自頂至踵，無非金物，而顧僕猶蓬首赤足，衣不蔽體，只得株守金寓。自返衡以來，亦無晴霽之日，或雨或陰，泥泞異常，不敢動移一步。

□九日 往看劉明宇，坐其樓頭竟日。劉為衡故尚書劉堯誨養子，少負膂力，慷慨好義，尚書翁故倚重，今年已五□六，奉齋而不禁酒，聞余被難，即叩金寓余，欲為余緝盜。余謝物已去矣，即得之，亦無可為西方資。所惜者唯張侯《南程》一紀，乃其家藏二百餘年物，而眉公輩所寄麗江諸書，在彼無用，在我難再遭耳。劉乃立矢神前，曰：「金不可復，必為公復此。」余不得已，亦姑聽之。

二□日 晴霽，出步柴埠門外，由鐵樓門入。途中見折寶珠茶，花大瓣密，其紅映日；又見折千葉緋桃，含苞甚大，皆桃花衝物也，擬往觀之。而前晚下午，忽七門早閉，蓋因東安有大盜臨城，祁陽亦有盜殺掠也。余恐閉於城外，遂復入城，訂明日同靜聞往遊焉。

二□一日 陰雲復布，當午雨復霏霏，竟不能出遊。是日南門獲盜七人，招黨及百，劉為余投揭捕廳。下午，劉以蕨芽為供餉余，並前在天母殿所嘗葵菜，為素供二絕。余憶王摩詰「松下清齋折露葵」，及東坡「蕨芽初長小兒拳」，嘗念此二物，可與薄絲共成三絕，而余鄉俱無。及至衡，嘗葵於天母殿，嘗蕨於此，風味殊勝。蓋葵松而脆，蕨滑而柔，各擅一勝也，是日午後，忽發風寒甚，中夜風吼，雨不止。

二□二日 晨起，風止雨霽。上午，同靜聞出瞻岳門，越草橋，過綠竹園。桃花歷亂，柳色依然，不覺有去住之感。入看瑞光不值，與其徒入桂花園，則寶珠盛開，花大如盤，殷紅密瓣，萬朵浮團翠之上，真一大觀。徜徉久之，不復知身在患難中也。望隔溪塢內，桃花竹色，相為映帶，其中有閣臨流，其巔有亭新構，閣乃前遊所未入，亭乃昔時所未有。急循級而入，感花事之芳菲，歎滄桑之倏忽。登山踞巔亭，南瞰湘流，西瞻落日，為之無然。乃返過草橋，再登石鼓，由合江亭東下，瀕江觀二豎石。乃二石柱，旁支以石，上鐫對聯，非石鼓也。兩過此地，皆當落日，風景不殊，人事多錯，能不興懷！

二□三日 碧空晴朗，欲出南郊，先出鐵樓門。過艾行可家，登堂見其母，則行可屍已覓得兩日矣，蓋在遇難之地下流□里之雲集潭也。其母言：「昨親至其地，撫屍一呼，忽眼中血迸而濺我。」嗚呼，死者猶若此，生何以堪！詢其所傷，云「面有兩槍」。蓋實為陽侯助虐，所云支解為四，皆訛傳也。時其棺停於城南洪君鑾山房之側。洪乃其友，並其親。畢君甫適挾青烏至，蓋將營葬也，遂與偕行。循回雁西麓，南越岡塢，四里而至其地。其處亂岡繚繞，間有掩關習梵之室，亦如桃花衝然，不能如其連扉接趾，而牆寂過之。洪君之室，綠竹當前。危岡環後，內有三楹，中置佛像，左為讀書之所，右為僧叟之處，而前後俱有軒可憩，庭中盆花紛列，亦幽棲淨界也。艾棺停於嶺側，亟同靜聞披荆拜之。余誦「同是天涯遇難人，一生何堪對一死」之句，洪、畢皆為拭淚。返抵回雁之南，有宮翼然於湘江之上，乃水府殿也。先是艾行可之弟為予言，始求兄屍不得，依其簽而獲之雲集潭，聞之心動。至是乃入謁之，以從荆、從粵兩道請決於神，而從粵大吉。被劫後，措資無所，或勸從荊州，求資於奎之叔者。時奎之為荊州別駕，從此至荊州，亦須半月程，而時事不可知，故決之神。以兩處貸金請決於神，而皆不能全。余益欽服神鑿。蓋此殿亦藩府新構，其神極靈也。乃覓道者，俱錄其詞以藏之。復北登回雁峰，飯於千手觀音閣東寮，即從閣西小徑下，復西入花藥寺，再同覺空飯於方丈。薄暮，由南門入。是日風和日麗，為入春第一日云。

二□四日 在金寓，覺空來顧。下午獨出柴埠門，市蒸酥，由鐵樓入。是夜二鼓，聞城上遙吶聲，明晨知盜穴西城，幾被逾人，得巡者喊救集眾，始散去。

二□五日 出小西門，觀西城被穴處。蓋衡城甚卑，而西尤敞甚，其東城則河街市房俱就城架柱，可攀而入，不待穴也。乃繞西華門，循王牆後門，返金寓。

是時衡郡有倡為神農之言者，謂神農、黃帝當出世，小民翕然信之，初猶以法輪寺為窟，後遂家傳而戶奉之。以是日下界，察民善惡，民皆市紙焚獻，一時騰哄，市為之空。愚民之易惑如此。

二□六日 金祥甫初為予措資，展轉不就。是日忽闖一會，得百餘金，予在寓知之，金難再辭，許假二□金，予以田租二□畝立券付之。

二□七、二□八、二□九日 俱在金寓候銀，不出。

三月初一日 桂王臨朝，命承奉劉及王承奉之姪設齋桃花衝施僧。靜聞往投齋，晤王承奉之姪，始知前投揭議助之意，內司不爽。蓋此助非余本意，今既得金物，更少貸於劉，便可西去。靜聞見王意如此，不能無望。余乃議先往道州，遊九疑，留靜聞候助於此，余仍還後與同去，庶彼得坐俟，余得行遊，為兩便云。

初二日 乃促得金祥甫銀，仍封置金寓，以少資隨身。劉許為轉借，期以今日，復不能得。予往別，且坐候之，遂不及下舟。

初三日 早出柴埠門登舟。劉明宇先以錢二千並絹布付靜聞，更以糕果追予於南關外。時余舟尚泊柴埠未解維，劉沿流還覓，始與余遇，復訂期而別。是日風雨復作，舟子遷延，晚移南門埠而泊。

初四日 平明行，風暫止，夙雨霏霏。下午過汨江，抵雲集潭，去予昔日被難處不遠，而雲集則艾行可沉汨之所也。風雨淒其，光景頓別，欲為《楚辭》招之，黯不成聲。是晚泊於雲集潭之西岸，共行六□餘里。

初五日 雷雨大至。平明發舟，而風頗利。□里，過前日畏途，沉舟猶在也。四里，過香爐山，其上有灘頗高。又二□五里，午過桂陽河口，桂陽河自南岸入湘。〔春水出道州春陵山，巖水出寧遠九疑山，經桂陽西境，合流至此入湘，為常寧縣界。由河口入，抵桂陽尚三百里。〕又七里，北岸有聚落名松北。又四里，泊於瓦洲夾。共行五□里。

初六日 味爽行，雨止風息。二□里，過白坊驛，聚落在江之西岸，至此已入常寧縣界矣。又西南三□里，為常寧水口，其水從東岸入湘，亦如桂陽之口，而其水較小，蓋常寧縣治猶在江之東南也。又西□五里，泊於糧船埠，有數家在東岸，不成村落。是日共行六□五里。

初七日 西南行□五里，河洲驛。日色影現，山岡開伏。蓋自衡陽來，湘江兩岸雖岡陀繚繞，而雲母之外，尚無崇山杰嶂。至此地，湘之東岸為常寧界，湘江西岸為永之祁陽界，皆平陵攢然，岡阜疊壘也。又三□里，過大鋪，於是兩岸俱祁陽屬矣。上九州灘，又三□里，泊歸陽驛。

初八日 飯後余羸疾，呻吟不已。六□里，至白水驛。初擬登訪戴宇完，謝其遇劫時解衣救凍之惠，至是竟不能登。是晚，舟人乘風順，又暮行□五里，泊於石壩裡，蓋白水之上流也。是日共行七□五里。

初九日 味爽，舟人放舟，余病猶甚。五□餘里，下午抵祁陽，遂泊焉，而余不能登。先隔晚將至白水驛，余力疾起望西天，橫山如列屏，至是舟溯流而西，又轉而北，已出是山之陽矣，蓋即祁山也。山在湘江北，縣在湘江西，祁水南，相距□五里。

其上流則湘自南來，循城東，抵山南轉，縣治實在山陽、水西。而縣東臨江之市頗盛，南北連峙，而西向入城尚一里。其城北則祁水西自邵陽來，東入於湘，遂同曲而東南去。

初□日 余念浯溪之勝，不可不一登，病亦稍差，而舟人以候客未發，乃力疾起。沿江市而南，五里，渡江而東，已在浯溪下矣。第所謂獅子狀者，在縣南濱江二里，乃所經行地，而問之，已不可得。豈沙積流移，石亦不免滄桑耶？浯溪由東而西入於湘，其流甚細。溪北三崖駢峙，西臨湘江，而中崖最高，顏魯公所書《中興頌》高鏤崖壁，其側則石鏡嵌焉。石長二尺，闊尺五，一面光黑如漆，以水噴之，近而崖邊亭石，遠而隔江村樹，歷歷俱照徹其間。不知從何處來，從何時置，此豈亦元次山所遺，遂與顏書媲美耶？宋陳衍云：「元氏始命之意，因水以為浯溪，因山以為岵山，作室以為廡亭，三吾之稱，我所自也。製字從水、從山、從廣，我所命也。三者之目，皆自吾焉，我所擅而有也。」崖前有亭，下臨湘水，崖巔石巉簇〔立〕，如芙蓉叢萼。其北亦有亭焉，今置伏魔大帝像。崖之東麓為元顏祠，祠空而隘。前有室三楹，為駐遊之所，而無守者。越浯溪而東，有寺北向，是為中宮寺，即漫宅舊址也，傾頹已甚，不勝弔古之感。時余病怯行，臥崖邊石上，待舟久之，恨磨崖碑拓架未徹而無拓者，為之悵悵！既午舟至，又行二□里，過媳婦娘塘，江北岸有石娉婷立岩端，矯首作西望狀。其下有魚曰竹魚，小而甚肥，八九月重一二斤，他處所無也。時余臥病艙中，與媳婦觀面而過。又□里，泊舟滴水崖而後知之，矯首東望，已隔江雲幾曲矣。滴水崖在江南岸，危巖互空，江流寂然，荒村無幾，不知舟人何以泊此？是日共行三□五里。

□一日 平明行，二□五里，過黃楊鋪，其地有巡司。又四□里，泊於七里灘。是日共行六□五里。自入舟來，連日半兩半晴，曾未見皓日當空，與余病體同也。

□二日 平明發舟。二□里，過冷水灘。聚落在江西岸，舟循東岸行。是日天清日麗，前所未有。一舟人俱泊舟東岸，以渡舟過江之西岸，市魚肉諸物。余是時體亦稍蘇，起坐舟尾，望隔江聚落俱在石崖之上。蓋瀨江石骨嶙峋，直插水底，闌闌之址，以石不以土，人從崖級除級以登，真山水中窟宅也。滙上人言二月間為流賊殺掠之慘，聞之骨悚。久之，市物者渡江還，舟人泊而待飯，已上午矣。忽南風大作，竟不能前，泊至下午，余病復作。薄暮風稍殺，舟乃行，五里而暮。又乘月五里，泊於區河。是晚再得大汗，寒熱忽去，而心腹間終不快然。夜半忽轉北風，吼震彌甚，已而挾雨益驟。是日共行三□里。

□三日 平明，風稍殺，乃行。四□里，為湘口關。人家在江東岸，湘江自西南，瀟江自東南，合於其前而共北。余舟自瀟入，又□里為永之西門浮橋，適午耳，雨猶未全止。諸附舟者俱登涯去，余亦欲登陸遍覽諸名勝，而病體不堪，遂停舟中。已而一舟從後來，遂移附其中，蓋以明日向道州者。下午，舟過浮橋，泊於小西門。隔江望江西岸，石甚森幻，中有一溪自西來注，石樑跨其上，心異之。急索粥為餐，循城而北，乃西越浮橋，則浮橋西岸，異石噓吸靈幻。執土人問愚溪橋，即浮橋南畔溪上跨石者是；鈞鈞潭，則直西半里，路旁嵌溪者是。始知潭即愚溪之上流，潭路從西，橋路從南也。乃遵通衢直西去，路左人家隙中，時見山溪流石間。半里，過柳子祠，〔祠南向臨溪。〕再西將抵茶庵，則溪自南來，抵石東轉，轉處其石勢尤森特，但亦溪灣一曲耳，無所謂潭也。石上刻「鈞鈞潭」三大字，古甚，旁有詩，俱已泐不可讀。從其上流求所謂小丘、小石潭，俱無能識者。按是水發源於永州南百里之鴉山，有「冉」、「染」二名。而柳子厚易之以「愚」。按文求小丘，當即今之茶庵者是。求西山亦無知者。後讀《芝山碑》，謂芝山即西山，亦非也，芝山在北遠矣，當即柳子祠後圓峰高頂，今之護珠庵者是。又聞護珠、茶庵之間，有柳子崖，舊刻詩篇甚多，則是山之為西山無疑。余覓道其間，西北登山，而其崖已荒，竟不得道。乃西南繞茶庵前，復東轉經鈞鈞潭，至柳子祠前石步渡溪，而南越一岡，遂東轉出愚溪橋上，兩端〔架〕瀟江之上，皆前所望異石也。因探窟踞萼，穿雲肺而剖蓮房，上瞰既奇，下穿尤幻，但行人至此以為囹圄，污穢靈異，莫此為甚，安得司世道者一厲禁之。〔橋內一庵曰圓通，北向俯溪，有竹木勝。〕時舟在隔江城下，將仍從浮橋返，有僧圓面而長鬚，見余盤桓久，輒來相訊。余還問其號，曰：「頑石。」問其住山，曰：「衡之九龍。」且曰：「僧即寓愚溪南圓通庵。今已暮，何不暫止庵中。」余以舟人久待，謝而辭之，乃返。

□四日 余早索晨餐，仍過浮橋西，見一長者，余叩此中最勝，曰：「溯江而南二里，瀨江為朝陽岩。隨江而北，轉入山岡二里，為芝山岩。無得而三也。」余從之，先北趨芝山。循江西岸半裡，至劉侍御山房。由其側北入山，越一嶺，西望有亭，舍之不上。由徑道北逾山岡，登其上，即見山之西北，湘水在其北而稍遠，又一小水從其西來，而逼近山之東南，瀟水在其東，而遠近從之。瀟江東岸，又有塔臨江，與此山夾瀟而為永之水口者也。蓋北即西山北走之脈，更北盡於瀟、湘合流處，至此其中已三起三伏，當即《志》所稱萬石山，而郡人作記或稱為陶家衝，或稱為芝山，或又鏤崖歷亭，《序》謂此山即柳子厚西山，後因產芝，故易名為芝，未必然也。越嶺而北，從嶺上東轉，前望樹色掩映，石崖蒼珮，知有異境。亟下崖足，仰而望之，崖巔即山巔，崖足即山足半也。其下有庵倚之，見路繞其北而上，乃不入庵而先披路。遙望巔崖聳透固奇，而兩旁亂石攢繞，或上或下，或起或伏，如蓮萼芝房，中空外簇，隨地而是。小徑由其間上至崖頂，穿一石關而入。有室南向，門閉不得入，繞其南至西，復穿石峽而入焉，蓋其側有東西二門云。室止一楹，在山頂眾石間。仍從其西峽下至崖足，一路竹木扶疏，玉蘭鋪雪，滿地餘香猶在。入崖下庵中，有白衣大士甚莊嚴，北有一小閣可憩，南有一淨侶結結廬依之。門在其左，初無從知，問而得之，猶無從進，〔僧〕忽從內啟扉揖人，從之。小庭側竇，穿臥隙而上，則崖石穹然，有亭綴石端，四窗空明，花竹掩映，極其幽奧。僧號覺空，堅留滌茗，余不能待而出。

仍從舊路，南至浮橋。〔聞直西四□里有寺曰石門山，最勝，以渴登朝陽岸，不及往。〕令顧奴從橋東溯瀟放舟南上；余從橋西，仍過愚溪橋，溯瀟西崖南行。一里，大道折而西南，〔道州道也。〕由岐徑東南一里，則一山怒而豎石奔與江鬥。逾其上，俯而東入石關，其內飛石浮空，下瞰瀟水，即朝陽岩矣。其岩後通前豁，上覆重崖，下臨絕壑，中可憩可倚，雲帆遠近，縱送其前。惜甫佇足而舟人已放舟其下，連聲呼促，余不顧。崖北有石蹬直下緣江，亟從之。蹬西倚危崖，東逼澄江，盡處忽有洞呀然，高二丈，闊亦如之，亦東面臨江，溪流自中噴玉而出，蓋水洞也。洞口少入即轉而南，平整軒潔，大江當其門，泉流界其內，亦可憩可濯，乃與上岩高下擅奇，水石共韻者也。入洞五六丈，即匯流滿洞。洞亦西轉而黑，計可揭而進，但無火炬，而舟人遙呼不已，乃出洞門。〔其北更有一岩，覆結奇〕雲，下插淵黛，土人橫杙架板如閣道。然第略為施欄設幾，即可以坐括水石，恐綴瓦備扁，便傷雅趣耳。徙倚久之，仍從石蹬透出岩後，遂凌絕頂。其上有佛廡官閣，石間鏤刻甚多，多宋、唐名跡，而急不暇讀，以舟人促不已也。

下舟溯江，漸折而東，七里至香爐山。山小髻，獨峙於西岸，山，江中乃石骨攢簇而成者。其上佳木扶搖，其下水竅透漏。最可異者，不在江之心，三面皆沙磧環之，均至山足則決而成潭，北西南俱若界溝，然沙遜於外，而水繞其內，其東則大江之奔流矣。蓋下流之沙不能從水而上，而上流之沙何以不逐流而下，豈日夜有排剔之者耶？亦理之不可解也。下午過金牛灘，其上有金牛嶺，一峰尖峭，而分聳三峰，斜突而橫騫，江流直搗其脅。至是舟始轉而南，得風帆之力矣。是晚宿於廟下，舟行共五□里，陸路止二□里也。

先是，余聞永州南二□五里有澹岩之勝，欲一遊焉。不意舟行五□里而問之，猶在前也。計當明晨過其下，而舟人莽不肯待。余念陸近而水遠，不若聽其去，而從陸躡之，舟人乃肯首。

□五日 五更聞雨聲冷冷，達旦雷雨大作。不為阻，亟炊飯。五里至岩北，力疾登涯，與舟人期會於雙牌。雙牌者，永州南五□里之鋪也。永州南二□五里為岩背，陸路至此與江會。陸路從此南入山，又二□五里而至雙牌；水路從此東迂溯江，又六□里而至雙牌。度舟行竟日，止可及此，余不難以病體追躡也。岩背東北臨江，從其南二里西向入山，山石忽怒湧作攫人狀。已而望見兩峰前突，中有雲廬高敞，而西峰聳石尤異，知勝在是矣。及登之，而官舍半頹。先是望見西峰之陽，洞門高張，至是路從其側而出，其上更見石崖攢舞，環玦東向，其下則中空成岩，容數百人，下平上穹，明奧幽爽，無逼仄昏暗之狀病。其北洞底亦有垂石環轉，覆楞分內外者，巨石磊砢界道，石上多宋、元人題鏤。黃山谷最愛此岩，謂為此中第一，非以其幽而不闕，爽而不露耶？岩東

穿腋蔽而上，有門上透叢石之間，東瞰官舍後回谷，頓若仙凡分界。岩西南又辟一門，逾門而出其右，石壁穹然，有僧寮倚之，西眺山下平疇，另成一境，桑麻其中。有進賢江發源自西南龍洞，〔洞去永城西西南七〇里。江〕東來直逼山麓，而北入於瀟。進賢江側又有水洞，去此二里，秉炬可深入，昔人謂此洞水陸濟勝，然不在一處也。按瀟岩之名，昔為瀟姓者所居。而舊經又云，有正實者，秦時人，遁世於此，始皇三召不赴，復屍解焉，則又何以不名周也。從僧寮循岩南東行，過前所望洞門高張處，其門雖峻，而中夾而不廣，其內亦不能上通後岩也。仍冒雨東出臨江，望瀟江迢迢在數里外，自東而來。蓋緣瀟山之南，即多崇山排互，有支分東走者，故江道東曲而避之。乃舍江南行，西遵西嶺，七里至木排鋪，市酒於肆，而雨漸停。又南逾一小嶺，三里為陽江。其江不能勝舟，西南自大葉江、小葉江來，至此〔二〇餘里，〕東注於瀟。其北則所謂西嶺者橫互於石，其南則曹祖山、張家衝諸峰駢立於前。又南七里，直抵張家衝之東麓，是為陳皮鋪。又南三里，逾一小嶺，望西山層墜而下，時現石骨，逗奇標異；已而一區湊靈，萬竅逆幻。亟西披之，則石片層層，盡若雞距龍爪，下蹲於地，又如絲瓜之囊，筋縷外絡，而中悉透空；但上為蔓草所縛，無可攀躋，下為棘箐所塞，無從披入。乃南隨之，見旁有隙土新蕪地者，輒為捫入，然每至純石，輒復不蕪。路旁一人，見余披陟久，荷笠倚鋤而坐待於下，余因下問其名，曰：「是為和尚嶺，皆石山也。其西大山，是為七〇二雷。」因指余前有庵在路隅，其石更勝。從之，則大道直出石壁下，其石屏插而起，上多透明之竇，飛舞之形；其下則清泉一泓，透雲根而出。有庵在其南，時僧問其名，曰：「出水崖。」問他勝，曰：「更無矣。」然仰見崖後石勢駢叢，崖側有路若絲，皆其蕪地境也。賈勇從之，其上石皆〔如臥龍翥鳳，出水青蓮，萼叢瓣裂。轉至山水崖後，覺茹吐一區，包裹叢香，而窈窕無竟。蓋其處西互七〇二雷大山，叢嶺南列，惟東北下臨官道，又出水崖障其東，北復屏和尚嶺，四面外同錯綺，其中怪石層明，彩豔奪眺。予乃透數峽進，東北屏崖之巔，有石高聳，若天門上開，不可慰即。聳石西南，即出水崖內壑，一潭澄石隙中，三面削壁下嵌，不見其底，若爬梳沙蔓，令石與水接，武陵漁當為移棹。予歷選山棲佳勝，此為第一，而九疑尤溪村口稍次云。〕

〔搜剔久之〕乃下。由庵側南行二里，有溪自西南山凹來，大與陽溪似。過溪一里，東南轉出山嘴，復與瀟江遇。於是西南溯江三里，則雙牌在焉。適舟至，下舟，已下春矣。雙牌聚落亦不甚大，其西南豁然，若可遠達，而舟反向南山瀧中人。蓋瀟水南自青口與沅水合，即入山峽中，是曰瀧口。北行七〇里，皆連山駢峽，虧蔽天日，〔且水傾瀉直中下，〕一所云「瀧」也。瀧中有麻潭驛，驛南四〇里屬道〔州〕，驛北三〇里屬零陵。按其地即丹霞翁宅也，《志》云：在府南百里零陵瀧下，唐永泰中有瀧水令唐節，去官即家於此瀧，自稱為丹霞翁。元結自道州過之，為作宅刻銘。然則此瀧北屬零陵，故謂之零陵瀧。而所謂瀧水縣者，其即此非耶？又按《志》：永州南六〇里有雷石鎬，當瀧水口，唐置。則唐時瀧水之為縣，非此而誰耶？時風色甚利，薄暮，乘風驅舟上灘，卷浪如雷。五里入瀧，又五里泊於橫口，江之東岸也，官道在西岸，為雷石鎮小墅耳。

〔自永州至雙牌，陸五〇里，水倍之。雙牌至道州，水陸俱由瀧中行，無他道。故瀧中七〇里，止有順逆分，無水陸異。出瀧至道州，又陸徑水曲矣。〕

〇六日 平明行，二〇里，為麻潭驛，其地猶屬零陵，而南即道州界矣。自入瀧來，山勢逼束，石灘懸互，而北風利甚，卷翠激玉，宛轉凌波，不覺其難，詠舊句「紅舷織峰翠，山軸卷溪綃」，《下寧洋溪中詩》。若為此地設也。其處山鵲盛開，皆在水涯岸側，不作蔓山布穀之觀，而映碧流丹，老覺有異。二〇里，吳壘鋪，其西南山稍遜，舟反轉而東。又五里，復南轉，其東北岸有石，方形疊砌，圍互山腰，東下西起，若鬚而成者，豈壘之遺者耶？又〇里，山勢愈逼束，是為瀧口。又五里，泊於將軍灘。灘有峰立瀧之口，若當關者然。溯流出瀧，划然若另辟區宇。是夜月明達旦，入春來所未有。

〇七日 平明行，水徑迂曲，五里至青口。一水東自山峽中出者，寧遠道也，此水最大，即瀟水也；一水南自平曠中來者，道州道也，此水次之，即沅水也，〔水小弱。〕乃舍瀟而南溯沅。

又五里為泥江口。

按《志》有三江口，為瀟、沅、營合處，問之舟人，皆不能知，豈即青口耶？但營水之合在上流耳。

〔水西通營陽，舟上羅坪三日程，當即營水矣。〕又三〇里，抵道州東門，繞城南，泊於南門。下午入城，自南門入，過大寺，名報恩寺。

由州前抵西門。登南城回眺，乃知道州城南臨江水，東南西三門俱南瀕於江，惟北門在內。蓋沅水自江華，掩、遡二水自永明，俱合於城西南〇五里外，東北來，抵城西南隅，繞南門至東門，復東南去，若彎弓然，而城臨其背。西門有瀟溪水，西自月岩，翼雲橋跨其上。東門亦水自北來注，流更微矣。迨暮，仍出南門，宿舟中。夜復雨。

道州附郭有四景：東有響石，即五如石。

西有瀟溪，北有九井，南有一木。南門外一大木臥江底。

〇八日 天光瑩徹，早飯登涯。由南門外循城半里，過東門，又東半里有小橋，即泮泉入江處也。

橋側江濱有石突立，〔狀如永州愚溪橋，透漏聳削過之，〕分岐空腹，其隙可分瓣而入，其竇可穿瓠而透，所謂五如石也。中有一石，南之聲韻幽亮，是為響石。

按元次山《道州詩題》，石則有五如、窠樽，泉則有漣、漫等七名，皆在州東，而泉經一漣而可概其餘，石得五如而窠樽莫覓。屢詢，一儒生云：「在報恩大寺。」然無序雲，在州東左湖中石山巔。石窠可樽，其上可亭，豈可移置寺中者，抑寺即昔之左湖耶？質之其人，曰：「入寺自知。」乃入東門，經南門內，西過報恩寺，欲入問窠樽石，見日色麗甚，姑留為歸途探質。亟出西門，南折過翼雲橋，有二岐。從西二〇五里為瀟溪河，又〇里為月岩；又南為〇里鋪，又六〇裡為永明縣；〇里鋪側有華岩，由岩下間道可出瀟溪河。余欲兼收之，遂從南行。大道兩傍俱分植喬松，如南嶽道中，而此更綿密。有松自下分柯五六枝，叢挺競秀，此中特見之，他所無也。自州至永明，松之夾道者七〇里，栽者之功，亦不啻甘棠矣。州西南岡陀高下，置道因之。而四顧崇山開遠，惟西北一山最高而較近，則月岩後所倚之大山也。至〇里鋪東，從小徑北向半里，為華岩。洞門向北，有小水自洞下出。由洞入，止聞水聲，而不見水。轉東三丈餘，復南下，則穹然深暗，不復辨光矣。時洞北有僧寮，行急不及入覓火炬，聞其內止一炬可盡，亦不必覓也。遂從寮右北向小徑行。此處山小而峭，或孤峙，或兩或三，連珠駢筍，皆石骨嶙峋，草木搖颺，升降宛轉，如在亂雲疊浪中，令人茫然，方向（莫）辨。然無大山表識，惟西北崇峰，時從山隙瞻其一面，以為依歸焉。五里，橫過山蹊，四五里，渡一小石橋，又逾嶺，得大道西去。隨之二里，又北入小徑，沿石山之嘴，共四里而轉出平曠，則道州西來大道也，又一里而瀟溪河在焉。河北向，左為龍山，右為象山，皆後山，象形，從祠後小山分支而環突於前者也。其龍山即前轉嘴而出者，象山則月岩之道所由渡瀟溪者也。祠環於山間而不臨水，其前擴然，可容萬馬，乃元公所生之地，今止一二后人守其間，而旁無人焉。無從索炊，乃西行。一里，過象山，沿其北，又一里，渡瀟溪。〔溪自月岩來，至此為象山東障，乃北走，又東至州西入沅水。〕從溪北溯流西行，五里而抵達村，為洪氏聚族。乃臥而候飯，肆中無酒，轉沽久之，下午始行。遂西南入山。路傍先有一峰圓銳若標，從此而亂峰漸多，若卓錫，若駢指，若列屏，俱環映於大山之東，分行逐隊，牽引如蔓，皆石骨也。又五里，南轉入亂山之腋。又三里，西越一嶺，望見正西一山，若有白煙一脈抹橫其腰者，即月岩上層所透之空明也。蓋正西高山屏立，若齊天之不可階，東下第三層而得此山，中空上聳，下辟重門，翠微中剗，光映前山，故遙睇若白雲不動。又二里，直抵〔月岩〕山下，從其東麓拾級而上，先入下岩。其岩東向，中空上連，高聳若橋，從下望之，若虎之張吻，目光牙狀，儼然可畏。復從岩上遍歷諸異境，是晚宿於月岩。

〇九日 自月岩行二里，仍過〔所〕望岩如白煙處。分岐東南行，穿小石山之腋，宛轉群隊中。八里出山，渡大溪而東，是為洪家宅，亦洪氏之聚族也。又東南入小土山，南向山脊行，三里而下，一里出山，有巨平岩橫宕而東。一里，復南向行山坡，又二里，南上一嶺。越嶺而下，有村兩三家。從其東又三里為武田，其中聚落頗盛。再東半里，即永明之大道也。橫大道而過，南沿



一小平溪行一里，渡橋而東又半里，則大溪湯湯介於前矣。是為永明掩、遯二水，是為六渡。渡江復東南行，陂陀高下，三里為小暑洞。又東逾山岡，三里得板路甚大，乃南隨板路，又□里而止於板寮，蓋在上都之東北矣，問所謂楊子宅、南龍，俱過矣。

二□日 從寮中東南小徑，一里，出江華大道，遂南遵大道行，已為火燒鋪矣。鋪在道州南三□裡而遙，江華北四□里而近。又行五里為營上，則江華、道州之中，而設營兵以守者也。其後有小尖峰倚之。東數里外有峰突兀，為楊柳塘，由此遂屏互而南，九疑當在其東矣。西南數里外，有高峰圓聳，為斜溜。其南又起一峰，為大佛嶺，則石浪以後雲山也。自營上而南，兩旁多小峰嶺。又五里，為高橋鋪。又三里，有溪自西而東，石骨嶙峋，橫臥澗中，濟流漱之，宛然包圍石壑也。溪上有石樑跨之，當即所謂高橋矣。又南七里，為水塘鋪。自高橋來，途中村婦多覓筍中，余以一錢買一束，攜至水塘村家煮之，與顧奴各啜二碗，鮮味殊勝，以筒藏其半而去。水塘之西，直逼斜溜，又南，斜溜、大佛嶺之間，有小峰東起，若紗帽然。又五里為加佑鋪，則去江華□里矣。由鋪南直下，從徑可通浪石寺。轉而東南從嶺上行，共六七里而抵江華城西。蓋自高橋鋪南，名三□里，而實二□五里也。循城下抵南門，飯於肆。又東南一里，為麻拐岩。由回龍庵沿江岸南行半里，水分二道來：一自山谷中出者，其水較大，乃淹水也；一自南來者，亦通小舟，發源自上武堡。蓋西界則大佛嶺、班田、鬮雲諸山迤邐而南去，東界則東嶺、苦馬雲諸峰環轉而南接，獨西南一塢遙開，即所謂上武堡也，其西南即為廣西富川、賀縣界。〔大小二江合於麻拐岩之南。大江東源錦田所，溯流二百餘里，舟行三、四日可至；小江南自上武堡，舟溯流僅到白馬營，可五□里。然入江之口，即積石為方堰，置中流，橫過江舟，不得上下，堰內另置小舟，外有橋，橫板以渡。白馬營東大山曰吳望山，有秦洞甚奇，惜未至；又南始至上武堡，堡東大山曰冬冷山。二山之水合出白馬營，為小江上流云。乃〕沿南小江岸又西行三里，是為浪石寺。小江中石浪如湧，此寺之所由得名也。寺有蔣姓者成道，今肉身猶在，即所稱「一刀屠」也。是日止於浪石寺，但其山僧甚粗野。

二□一日 飯於浪石寺。欲往蓮花洞，而僧方聚徒耕田，候行路者，久之得一人，遂由寺西遵大路行。七里，直抵大佛嶺下。先是，路左有一岩，若雲楞嵌垂，余疑以為即是矣，而蓮花岩尚在路右大嶺之麓。乃從北歧小徑入，不半里，至洞下。導者取枯竹一大捆，縛為六大炬分肩以出，由路左河披轉以入。還飯於浪石，已過午矣。乃循舊路，抵麻拐岩之西合江口，有板架江壩外為橋，乃渡而南。東南二里，至重元觀，寺南一里，入獅子巖洞。出洞四里，渡小江橋，經麻拐岩，北登嶺，直北行，已過東門外矣。又北逾一嶺，六里，渡淹水而北，宿於江渡。

二□二日 味爽，由江渡循東山東北行。□里為蠟樹營。由此漸循山東轉，五里，過鼇頭源北麓。二里，至界牌，又三里，過石源，又五里，過馬岡源。自鼇頭源突於西北，至東北馬岡源，皆循山北東向行，其山南皆瑤人所居也。馬岡之北，猶見淹水東曲而來，馬岡之北，始見溪流自南而北。又東七里，逾虎版石。自界牌而來，連過小嶺，惟虎版最高。逾嶺又三里，為分村，乃飯。東三里，渡大溪，南自九彩源來者。溪東又有山橫列於南，與西來之山似。復循其北麓行七里，至四眼橋，有溪更大，自顧村來者，與分村之水，皆發於瑤境也。渡木橋，頗長，於是東登嶺。其先只南面崇山，北皆支岡條下；至是北亦有山橫列，路遂東行兩山之間。升陟岡坳□里，抵孟橋西之彭家村，乃宿。是日共行五□里，而山路荒僻，或云六□里云。

二□三日 五鼓，兩大作。自永州來，山田苦旱，適當播種之時，至此噉噉已甚，乃得甘霖，達旦不休。余僵臥待之，晨餐後始行，持蓋草履，不以為苦也。東一里，望見孟橋，即由岐路南行。蓋至是南列之山已盡，遂循之南轉。五里，抵唐村坳。坳北有小洞東向，外石嶙峋，俯而入，下有水潺潺，由南竇出，北流而去。乃停蓋，坐久之。逾嶺而南，有土橫兩山，中剖為門以適行，想為道州、寧遠之分隘耶。於是連涉兩三嶺，俱不甚高，蓋至是前南列之山轉而西列，此皆其東行之支壠，而其東又有卓錫列戟之峰，攢列成隊，亦自南而北，與西面之山若排闥者。然第西界則崇山屏列，而東界則亂阜森羅，截級不紊耳，直南遙望兩界盡處，中豎一峰，如當門之標，望之神動，惟恐路之不出其下也。過唐村坳，又五里而至大洋。其處山勢忽開，中多村路。又南二里，東渡一橋，小溪甚急。逾橋則大溪洋洋，南自九疑，北出青口，即瀟水之上流矣。北望小溪入江之口，有眾舟蟻其側。渡大溪，是為車頭。又東南逾嶺，共六里，為紅洞。市米而飯，零兩猶未止。又東南行六里，直逼東界亂峰下，始過一小峰，巉石巖巖，東裂一竅，若雲氣氤氳。攀坐其間，久之雨止，遂南從小路行。四里，過一村。曰大蓋。又南二里至掩口營，始與寧遠南來之路合，〔北去寧遠三□里。〕掩口之南，東之排岫，西之橫嶂，至此湊合成門，向所望當門之標，已列為東軸之首，而西嶂東垂，亦豎一峰，北望如插屏，逼近如攢指，南轉如互垣，若與東岫分建旗鼓而出奇門勝者。二里，出湊門之下，水亦從其中南出，其下平曠曠然，東西成壑。於是路從西峰之南，轉西向行。又三里而至路亭。路亭者，王氏所建，名應豐亭，其處舊名周家峒王氏之居在焉。王氏，世家也，因建亭憩行者，會發鄉科，故遂以「路亭」為名。是日止行三□五里，計時尚早，因雨濕衣透，遂止而向新焉。

二□四日 雨止而雲氣蒙密。平明，由路亭西行，五里為太平營，而九疑司亦在焉。由此西北入山，多亂峰環岫，蓋掩口之東峰，如排衙列戟，而此處之諸岫，如攢隊合圍，俱石峰森羅。〔中環成洞，穿一隙入，如另辟城垣。山不甚高，而〕窈窕回合，真所謂別有天地也。途中宛轉之洞，卓立之峰，玲瓏之石，噴雪驚濤之初漲。濛濛沐雨之新綠，如是□里而至聖殿。聖殿者，即舜陵也。余初從路岐望之，見頽垣一二楹，而路復荒沒，以為非是，遂從其東逾嶺而北。二里，遇耕者而問之，已過聖殿而抵斜岩矣。遂西面登山，則穹岩東向高張，勢甚宏敞。洞門有石峰中峙，界門為兩，飛泉傾墜其上，若水簾然。岩之右，垂石縱橫，岩底有泉懸空而下，有從垂石之端直注者，有從石竇斜噴者，眾隙交亂，流亦縱橫交射於一處，更一奇也。其下復開一岩，深下亦復宏峻，然不能遠入也。岩後上層復開一岩，圓整高朗，若樓閣然，正對洞門中峙之峰，〔兩瀑懸簾其前，為外岩最麗處。〕其下有池，瀦水一方，不見所出之處，而水不盈。池之左復開一門，即岩後之下層也。由其內墜級而下，即深入之道矣。余既至外岩，即炊米為飯，為深入計。僧明處也，曰：「此間勝跡，近則有書字岩、飛龍岩，遠則有三分石。三分石不可到，二岩君當先了之，還以余曷入洞，為秉燭遊，不妨深夜也。」余領之。而按《志》求所謂紫虛洞，則茲洞有碑稱為紫霞，俗又稱為斜岩，斜岩則唐薛伯高已名之，其即紫虛無疑矣。求所謂碧虛洞、玉瑄岩、高士岩、天湖諸勝，俱云無之。乃隨明宗為導，先探二岩。

出斜岩北行，下馬蹄石，其陰兩旁巉石嵯峨，疊雲聳翠，其內亂峰復環回成峒。蓋聖殿之後，即峙為蕭韶峰，蕭韶之西即起為斜岩。山有嶺界其間。嶺北之水，西北流經寧遠城，而下入於瀟江，即舜源水也。嶺南之水，西北流經車頭，下會舜源水而出青口，即瀟水也。蕭韶、斜岩之南北，俱亂峰環峒，獨此二峰之間，則峽而不峒，蓋有嶺過脊於中，北為寧遠縣治之脈也。馬蹄石南，其峒寬整，問其名，為九疑洞。余疑聖殿、舜陵俱在嶺北，而峒在嶺南，益疑之。已過永福寺故址，礎石猶偉，已犁為田。又南過一溪，即瀟水之上流也。轉而西共三里，入書字岩。岩不甚深，後有垂石夭矯，如龍翔鳳翥。岩外鏤「玉瑄岩」三隸字，為宋人李挺祖筆。岩右鏤「九疑山」三大字，為宋嘉定六年知州軍事莆田方信孺筆。其側又隸刻漢蔡中郎《九疑山銘》，為宋淳祐六年郡守潼川李襲之屬郡人李挺祖書。蓋襲之既新其宮，因鏤其銘於側以存古蹟。後人以崖有巨書，遂以「書字」名，而竟失其實。始知書字岩之即為玉瑄，而此為九疑山之中也。始知在蕭韶南者為舜陵，在玉瑄岩之北者，為古舜祠。後人合祠於陵，亦如九疑司之退於太平營，滄桑之變如此。

余坐玉瑄中久之，因求土人導往三分石者。土人言：「去此甚遠，俱瑤窟中，須得瑤人為導。然中無宿處，須攜火露宿乃可。」已而重購得一人，乃平地瑤劉姓者，期以明日晴爽乃行。不然，姑須之斜岩中。乃自玉瑄還，過馬蹄石之東，入岩從山半陷下，內亦寬廣，〔如斜岩外層之南岩，〕有石坡中懸，而無宛轉之紋。岩外鏤「飛龍岩」三字，岩內鏤「仙樓岩」三字，俱宋人筆。

出洞，復逾馬蹄石，復共三里而返斜岩。明宗乃出火炬七枚，與顧僕分攜之，仍熱炬前導。始由岩左之下層推除歷蹊而下，水從岩左飛出，注與人爭級，級盡路竟，水亦無有。東向而入，洞忽平廣。既而石田鱗次，水滿其中，遂陞上行，下遂墜成深壑。石田之右，上有石池，由池涉水，乃楊梅洞也。舍〔之〕，仍東下洞底。既而涉一溪，其水自西而東，向洞內流。截流之後，循洞右行，路復平曠，洞愈宏闊。有大柱端立中央，直近洞頂，若人端拱者，名曰「石先生」。其東復有一小石豎立其側，名曰「石學

生」，是為教學堂。又東為弔空石，一柱自頂下垂，半空而止，其端反卷而大。又東有石蓮花、擎天柱，皆不甚雄壯。於是過爛泥河，即前所涉之下流也。其處河底泥汙，深陷及膝，少緩，足陷不能拔。於是循洞左行，左壁崖片楞楞下垂，有上飛而為蓋者，有下度而為台者，有中凹而為牀、為龕者，種種各有名稱，然俚不足紀也。南眺中央有一方柱，自洞底屏立而上，若巨笏然。其東有一柱，亦自洞底上穹，與之並起，更高而巨。其端有一石旁坐石蓮上，是為觀音座。由此西下，可北繞觀音座後。前爛泥河水亦繞觀音座下西來，至此南折而去。洞亦轉而南，愈宏崇，遊者至此輒止，以水深難渡也。余強明宗渡水，水深逾膝，〔然無爛泥河汙甚。〕既渡，南向行，水流於東，路循其西，四顧石柱參差高下，白如羊脂，是為雪洞。以其色名也。又前為風洞，以其洞轉風多也。既而又當南下渡河，明宗以從來導遊，每歲不下百次，曾無至此者。故前遇觀音座，輒抽炬竹插路為志，以便歸途。時余草履已壞，跌一足行，〔先令顧僕攜一編備壞者，以渡河水深，竟私置大士座下，〕不能前而返。約所入已三里餘矣。〔聞其水潛出廣東連州，恐亦臆論，大抵入瀟之流，然所進周通，正無底也。〕還過教學堂，渡一重河，上石田，遂北入楊梅洞。先由石田涉石池，池兩崖石峽如門，池水滿浸其中，涉者水亦逾膝，然其下皆石底平整，四旁俱無寸土。入峽門，有大石橫其隘。透隘入，復得平洞，寬平廣博。其北有飛石平鋪，若樓閣然，有隙下窺，則石薄如板，其下復穹然成洞，水從下層奔注而入，即前爛泥諸河之上流也。洞中產石，圓如彈丸，而凹面有蝟紋，「楊梅」之名以此。然其色本黃白，說者謂自洞中水底視，皆殷紫，此附會也。〔此洞所入水，即岩外四山，窪注地中者。此塢東為簫韶峰，西即斜岩，南為聖殿西嶺，北為馬蹄石，皆廓高裡降，有同釜底，四面水俱潛注，第不見所入隙耳。〕出洞，已薄暮，燒枝炙衣，炊粥而食，遂臥岩中。終夜瀑聲、雨聲，雜不能辨，詰朝起視，則陰雨霏霏也。

此岩之瀑，非若他處懸崖瀉峽而下，俱從覆石之底，懸穿竇下注，若漏卮然。其懸於北岩上洞之前者，二瀑皆然而最大；其懸於右岩窪洞之上者，一瀑而有數竅，較之左瀑雖小，內有出自懸石之端者一，出於石底之竇而斜噴者二，此又最奇也。

二〇五日 靜坐岩中，寒甚。閒則觀瀑，寒則煨枝，饑則炊粥，以是為竟日程。

二〇六日 雨仍不止。下午，持蓋往聖殿，仍由來路北逾嶺，稍東，轉出簫韶峰之北。蓋簫韶自南而北，屏峙於斜岩之前，上分兩歧，北盡即為舜陵矣。陵前數峰環繞，正中者上岐而為三，稍左者頂有石獨聳。廟中僧指上岐者娥皇峰，獨聳者為女英峰，恐未必然。蓋此中古祠今殿，峰岫不一，不止於九，而九峰之名，土人亦莫能辨之矣。陵有二大樹夾道，若為雙闕然，其大俱四人圍，廟僧呼為「珠樹」，而不識其字云。結子大如指，去殼可食，謂其既枯而復榮，未必然也。兩旁杪木甚巨，中亦有大四圍者，尋丈而上，即分岐高聳。由二珠樹中人，有屋三楹，再上一楹。上楹額云「舞乾遺化」，有虞帝牌位。下三楹額云「虞帝寢殿」，列五六碑，俱世廟、神廟二朝之間者，無古蹟也。二室俱敞而隘，殊為不稱。問空宮何在？帝原與何侯飛升而去，向無其處也。因遍觀其碑，乃詩與祝詞，惟慈谿顏鯨。一碑已斷，言此地即古三苗地，帝之南巡蒼梧，此心即「舞乾羽」之心。若謂地在四岳之外，帝以髦耆之年，不當有此遠遊，是不知大聖至公無間之心者也。蓋中國諸侯，悉就四岳朝見，而南蠻荒遠，故不憚以身過化。其說似為可取。惟寢殿前除露立一碑甚鉅，余意此必古碑，冒雨趨視之，乃此山昔為瑤人所據，當道剽而招撫之者。其右即為官廡，亦頽敝將傾，內有一碑已碎，而用木匡其四旁。亟讀之，乃道州九疑山《永福禪寺記》，淳熙七年庚子道州司法參軍長樂鄭舜卿撰，知湖、梧州軍州事河內向子廓書。書乃八分體，適逸殊甚。即聖殿古碑，從永福移出者，然與陵殿無與，不過好事者惜其字畫之妙，而移存之耳。然此廡將圯，不幾為永福之續耶？廡後有室三楹，中置西方聖人，兩頭各一僧棲焉，亦荒落之甚。乃冒雨返斜岩，濯足炙衣，晚餐而臥。

二〇七日 雨色已止，而濃雲稍開。亟飯，逾馬蹄石嶺，三里，抵玉瑄岩之南，覓所期劉姓瑤人，欲為三分石之行。而其人以雲霧未盡，未可遠行，已往他所矣。復期以明日。其人雖不在，而同居一人於山中甚熟，惜患瘡不能為導，為余言：玉瑄乃何侯故居，古舜祠所在，其東南山上為煉丹觀故址。由此東行五〇里，有三石參天，水分三處，俗呼為舜公石，即三分石也。〔路已湮。〕由此南行三〇里，有孤崖如髻，盤突山頂，欲呼為舜婆石。〔有徑可達。〕其人以所摘新茗為獻。乃仍返斜岩。中道過永福故址，見其南溪甚急，雖西下瀟江，而東北南三而皆予所經，未睹來處，乃溯流尋之。則故址之左，石崖倒懸，水由下出，崖不及水者三尺，而其下甚深，不能入也。過馬蹄石，見嶺北水北流，憶昨過聖殿西嶺，見嶺南水南流，疑其水俱會而東去，因東趨簫韶北麓，見其水又西注者，始知此塢四面之水俱無從出，而楊梅下洞之流為爛泥河者，即此眾水之沁地而入者也。兩嶺之間，中有釜底凹向，名山潭，有石穴在桑塢中，僚人耕者以大石塞其穴，水終不蓄。桑園葉樹千株，蠶者各赴采，乃天生而無禁者。是日仍觀瀑炙薪於岩中，而雲氣漸開，神為之爽。因念余於此洞有緣，一停數日，而此中所歷諸洞，亦不可無殿最，因按列書之為永南洞目。

二〇八日 五鼓，飯而候明。仍過玉瑄南覓導者。其人始起炊飯，已乃肩火具前行。即從東上楊子嶺，二里登嶺，上即有石，人立而起，獸蹲而龍蟠，其上皆盤突。從嶺上東南行坳中，三里，皆奇石也。下深窩，有石崖嵌削，青玉千丈，四面交流，搗入巖洞，墜巨石而下，深不可測，是名九龜進岩，以窩中九山如龜，其水皆向岩而趨也。其岩西向，疑永福旁透崖而出者，即此水也。又東南二里，越一嶺，為蟠龍峒水口。又登嶺一里，為清水潭。嶺側有潭，水甚澄澈。〔其東下嶺，萑菜原道也。〕又東南二里，渡牛頭江。江水東自紫金原來，江兩岸路俱峭削，上下攀援甚艱，時以流賊出沒，必假道於此，土人伐巨枝橫截崖道，上下俱從樹枝，或伏而穿其胯，或騎而逾其脊。渡江即東上半邊山，其東北高山為紫金原，其西南高山為空寮原，再南為香爐山。由〔半邊〕山上行五里，稍下為狗矢窩。於是復上，屢度山脊，狹若板築，屢陟山頂，下少上多，共東南五里而出鼇頭山。先是積霧不開，即半邊、鼇頭諸山，近望不及，而身至輒現。至是南眺三分石，不知所居。頃之而濃雲忽開，瞥然閃影於高峰之頂，〔與江山縣江郎山相似。一為浙源，一為瀟源，但江郎高轟山半，此懸萬峰絕頂為異耳。〕半邊、鼇頭二山，其東北與紫金夾而為牛頭江，西南與空寮〔香爐〕夾而為瀟源江，此乃兩水中之脊也。二水合於玉瑄東南，西下魯觀與蒲江合，始勝如葉之舟而出大洋焉。由鼇頭東沿嶺半行，二里始下。三里下至爛泥河，始得水而炊，已下午矣。〔余往三分石，下爛泥河，〕於是與高梁原分道。折而西南行，又上一嶺，山花紅紫鬥色，山木乾霄。上下共五里而抵瀟源水。其水東南從三分石來，至此西去，而經香爐山之東北以出魯觀者。乃絕流南渡，即上三分嶺麓。其嶺峻削不容足，細徑伏深箐中，俯首穿箐而上，即兩手挽之以移足。其時箐因夙霧淋漓，既不能矯首其上，又不能平行其下，惟資之為垂空之繡練，則甚有功焉。如是八里，始漸平。又南行嶺上二里。時夙霧仍翳，望頂莫辨，而晚色漸合，遂除箐依松，得地如掌。山高無水，有火難炊。命導者砍大木積而焚之，因箐為茵，為火為幃，為度宵計。既暝，吼風大作，卷火星飛舞空中，火燄遊移，倏而奔突數丈，始以為奇觀。既而霧隨風陣，忽仰明星，忽成零雨，擁傘不能，擁被漸濕，幸火威猛烈，足以敵之。五鼓雨甚，亦不免淋漓焉。

二〇九日 天漸明，雨亦漸霽。仰見三分〔石〕，露影在指顧間，輒忍饑衝濕箐而南。又下山二裡，始知尚隔一峰也。度坳中小脊，復南上三里，始有巨石盤崖；〔昨升降處皆峻土，無塊石，〕為導者誤。出其南，又一里，東眺轟頂，已可捫而摩之，但為霧霾，不見真形，進窮磴絕。忽山兩大注，頂踵無不沾濡，乃返。過巨石崖，見其側有線路伏深箐中，兩巨不可上，上亦不得有所見。遂從故道下，至夜來依火處，擬從直北舊路下，就溪炊米。而火為雨滅，止存餘星，急覓乾燼引之，荷而下山。乃誤從其西，竟不得路。久之得微澗，遂炊澗中，已當午矣。躑躅莽箐中，久之，乃得抵澗，則五澗縱橫，交會一處，蓋皆三分石西南北三面之水，而向所渡東來一溪在其最北。乃舍其一，渡其三，而留最北者未渡。循其南涯灘流而東，一里，至來時所渡處，始涉而北。從舊道至爛泥，至鼇頭偶坐。聞蘭香甚，覽之即在坐隅，乃攜之行。至半邊山，下至牛頭河，暝色已合，幸已過險，命導者從間道趨萑菜原。蓋以此處有高山瑤居上。自此而南，絕無一寮，直抵高梁原而後有瑤居也。初升猶土山，既入而東下，但聞水聲潺潺在深壑。暗捫危級而下，又一里，過兩獨木橋，則見火光熒熒。亟就之，見其伏哇旁，亦不敢問。已而有茅寮一二重，呼之，一人輒秉炬出，迎歸托宿焉。問其哇間諸火，則取乖者，蓋瑤人以蛙為乖也。問其姓為鄧，其人年及二〇，談山中事甚熟。余感其深

夜迎宿，始知瑤猶存古人之厚也。巫燒枝爇衣，炊粥就枕焉。

三〇日 以隔宿不寐，平明乃呼童起炊。晨餐後行，始見所謂韭菜原，在高山之底，亦若釜焉。第不知夜來所聞水聲潺潺，果入洞，抑出峽也。窪中有澄潭一，甚深碧，為龍潭云。西越一山，共二里過清水潭，又一里半，過蟠龍溪口。又一里半，逾一嶺，過九龜進岩。遂上嶺，過茅窩，下楊子嶺，共五里，抵導者家。又三里，還飯於斜洞，乃少憩洞中，以所攜蘭花栽洞中當門小峰間石台上以供佛。下午始行，北過聖殿西嶺，乃西出娥皇、女英二峰間，已轉而東北行，共〇里，過太平營。又北五里，宿於路亭。〔是夕始睹落照。〕

九疑洞東南為玉琯岩，乃重四圍中起小石峰，岩在其下，西向。有卦山在其西，正當洞門。其中平央，南北通達，是為古祠基，所稱何侯上升處也。由此南三〇里為香爐山，東南五〇餘里為三分石，西三〇里為舜母石，又西〇里為界頭分九，則江華之東界矣。

三分石，俱稱其下水一出廣東，一出廣西，一下九疑為瀟水，出湖廣。至其下，乃知為石分三岐耳。其下水東北者為瀟源，合北、西諸水，出大洋，為瀟水之源。直東者自高梁原為白田江，〔東〇五里〕經臨江所，〔又東二〇里〕至藍山縣治，為巖水之源。東南者自〔高梁原東南〇五里之〕大橋下錦田，西至江華縣，為沅水之源。其不出兩廣者，以南有錦田水橫流為〔楚、粵〕界也。錦田東有石魚嶺，為廣東連州界，其水始東南流，〔入東粵耳。〕若廣西，則上武堡之南為賀縣界也。

高梁原，為寧遠南界、藍山西界，而地屬於藍，亦高山瑤也，為盜賊淵藪。二月間，出永州殺東安縣捕官，及殺掠冷水灣、博野橋諸處，皆此輩也。出入皆由牛頭江，必假宿於韭菜原、蟠龍洞，而經九疑峒焉。其黨約七八〇人，有馬二三〇匹，創銳羅幟甚備，內有才鬚髮者數人，僧兩三人，又有做木方客亦在焉。韭菜原中人人能言之，而余導者亦云然。

四月初一日 五鼓，兩大作，平明冒雨行。即從路亭岐而東北，隨蕭韶溪西岸行。三里，西望掩口東兩山峽，已出其下平曠矣。於是東山漸豁，溪轉而東，路亦隨之。又五里，溪兩旁石盤錯如斗，水奔束其中，隘處如門，即架木其上以渡。既渡，循溪南岸行，又二里而抵下觀。巨室鱗次，大聚落也。自路亭來，名五里，實〇里而遙，雨深泥泞，俱行田畦小徑間，乃市酒於肆而行。下觀之西，有溪自南繞下觀而東，有石樑鎖其下流，水由橋下出，東與蕭韶水合。其西一溪，又自應龍橋來會，三水合而勝舟，〔北可二〇里至寧遠。〕過下觀，始與蕭韶水別，路轉東南向。南望下觀之後，千峰聳翠，〔亭亭若竹竿玉立，〕其中有最高而銳者，名吳尖山。山下有岩，窈窕如斜岩雲，其內有尤村洞，其外有東角潭，皆此中絕勝處。蓋峰盡乾羽之遺，石俱率舞之獸，遊九疑而不經此，幾失其真形矣。〔恨未滯杖履其中，搜剔奇閎也。〕東南二里，有大溪南自尤村洞來，橋亭橫跨其上，是為應龍橋，又名通濟〔橋〕。過橋，遂南入亂峰中。二里上地寶坪坳，於是四旁皆奇峰宛轉，穿瑤房而披錦幃，轉一隙復攢一峒，透一竅更露一奇，至獅象龍蛇夾路而起，與人爭道，恍惚夢中曾從三島經行，非復人世所遭也。共六里，飯於山口峒。由山口南逾一嶺，共三里，有兩峰夾道，爭奇競怪。峰下有小溪南向，架橋亭於其上。貪奇久憩，遇一儒冠者，家尤村之內，欲挽余還其處，為吳尖主人，余期以異日，問其姓名，為曰王璇峰云。過峽而南，始有容土負塊之山。又五里，逾一嶺，為大吉墅，石峰復夾道起。路東一峰，嵌空玲瓏，〔逆懸欲裂，蜃雲不足喻其巧，〕余望之神往，亟披荊入，旨竇隙透漏，或盤空而上，或穿腋而轉，莫可窮詰，惜不能誅茅引級，以極幽玄之妙也。其西峰懸削亦然。路出其間，透隘而南，始豁然天開地曠，是為露園下。於是石峰戢影跡，西俱崇巒峻嶺，東皆回岡盤坂。南二里，遂出大路，在藕塘、界頭二鋪之間。又南五里，宿於界頭鋪，是為寧遠、藍山之界。其西之大山曰滿雲山，當是紫金原之背，其支東北行，界遂因之，再南為天柱山，即《志》所稱石柱巖洞之奇者。余既幸身經山口一帶奇峰，又近瞻吳尖、尤村眾岫，而所慕石柱，又不出二里之外，神為躍然。但足為草履所蝕，即以鞋行猶艱，而是地向來多雨，畦水溢道，鞋復不便。自永州至此，無處不苦旱，即近而路亭、下觀，亦復嗷嗷；而山口以南，遂充畦浸壑，豈「滿雲」之驗耶！

初二日 余欲為石柱遊。平明，雨復連綿，且足痛不勝履，遂少停逆旅。上午雨止，乃東南行。途中問所謂五柱山岩之勝，而所遇皆行道之人，莫知所在。已而雨止路滑，四顧土人不可得，乃徘徊其間，庶幾一遇。久之，遇樵者，又遇耕者，問石柱、天柱，皆以無有對。共五里，過一嶺，山勢大豁，是為總管廟。巫投廟中問道者，終不能知。又東南行，遙望正東有聳尖卓立，不辨其為樹為石。又五里，抵顏家橋，始辨其為石峰，而非樹影也。顏家橋下小水東北流去。過橋，又東南逾一小嶺，遂從間道折而東向臨武道。共四里過寶林寺，讀寺前《護龍橋碑》，始知寶林山脈由北柱來，乃悟向所望若樹之峰正在寺北，亦在縣北，寺去縣〇五里，此峰在寺後恰二〇里，《志》所稱石柱，即碑所稱北柱無疑矣。又東過護龍橋，橋下水南流洶湧，即顏家橋之曲而至者。隨溪東行，於是北瞻石柱，其峰倩削〔如碧玉簪〕，而旁有石崖，亦兀突露奇，然較之尤村山口之峰，直得其一體，不啻微矣。又二里至下灣田，有大樹峙路隅，上枝分聳，而其下盤曲堆突，大六七圍，其旋窩錯節之間，俱受水若洗頭盆，亦樹妖也。又東，路出臥石間，溪始折而南向藍山路。乃東入岡隴二里，有路自西南橫貫東北，想即藍山趨桂陽之道矣。又東沿白帝嶺行。蓋界頭鋪山脈自滿雲山東北環轉，峙而東起為白帝嶺。故界頭之南，其水俱南轉藍山，而山自界頭西峙巨峰，即九疑東隔，屏立南繞，東起高嶺即白帝，北列夾塢成坪，中環中央，西即藍山縣治。而路循白帝山南行，屢截支嶺，五里，路轉南向，又五里為雷家嶺，則白帝之東南盡處也。飯於雷家嶺。日未下午，而前途路杳無人，行旅俱宿，遂偕止焉。既止行，乃大霽。是日止行三〇里，以足裂而早雨，前無宿處也。

初三日 中夜起，明星皎然，以為此後久晴可知。比曉，飯未畢，雨仍下矣。躑躅泥淖中，大溪亦自藍山曲而東至，遂循溪東行。已而溪折而南，路折而東。逾一嶺，共五里，大溪復自南來，是為許家渡。渡溪東行一里，溪北向入峽，路南向入山。五里為楊梅原，一大家倚山椒，為盜焚破，零落可憐。至是雨止。又南〇里，為田心鋪。田心之南，徑道開闊，有小溪北向去，蓋自朱禾鋪來者。自此路西大山，自藍山之南南向排列，而澄溪帶之；路東石峰聳秀，亦南向排列，而喬松蔭之。取道於中，三里一亭，可臥可憩，不知行役之苦也。共二〇里，飯於朱禾鋪，是為藍山、臨武分界。更一里，過永濟橋，其水東流，過東山之麓，折而北以入巖水者。又南四里為江山嶺，則南大龍之脊，而水分楚、粵矣。〔嶺西〇五里曰水頭，《志》謂武水出西山下鸛鷓石，當即其處。〕過脊即循水東南，四里為東村。水由峽中南去，路東南逾嶺，直上一里而遙，始及嶺頭，蓋江山嶺平而為分水之脊，此嶺高而無關過脈也。下嶺，路益開整，路旁喬松合抱夾立。三里，始行塢中。其塢開洋成峒，而四圍山不甚高，東北惟東山最巍峻，西南則西山之分支南下，言抵蒼梧，分粵之東西者也。三里，逕塢出兩石山之口，又復開洋成峒。又三里，復出兩山口。又一里，乃達墊江鋪而止宿焉。南去臨武尚〇里。是日行六〇里，既止而余體小恙。

初四日 予以夜臥發熱，平明乃起。問知由墊江而東北〇里，有龍洞甚奇，余所慕而至者，而不意即在此也。乃寄行囊於旅店，遂由小徑東北行。四里，出大道，則臨武北向桂陽州路也。遵行一裡，有溪自北而南，益發於東山之下者。渡橋，即上捱岡嶺。越嶺，路轉純北正北，復從小徑西北入山，共五里而抵石門蔣氏。有山兀立，蔣氏居後洞，在山半翠微間。洞門東南向，一入即見百柱千門，懸列其中，俯窪而下，則洞之外層也。從其左而上，穿列柱而入，眾柱分列，復迴環成洞，玲瓏宛轉，如曲房邃閣，列戶分窗，無不透明聚隙，八窗掩映。從來所歷諸洞，有此屈折者，無此明爽，有此宏麗者，無此玲瓏，即此已足壓倒眾奇矣。時蔣氏導者還取火炬，余獨探奇先至，意炬而入處，當在下洞外層之後，故不趨彼而先趨此。及炬至，導者從左洞之後穿隙而入。連入石門數重，已轉在外洞之後，下層之上矣，乃北逾石限穿隘而入，即下石池中。其水澄澈不流，兩崖俱穹壁列柱，而石腳匯水不漏，池中水深三四尺。中有石埂中臥水底，水浮其上僅尺許，踐埂而行，褰裳可涉。〇步之外，臥埂又橫若限，限外池益大，水益深，水底白石龍一條，首頂橫脊而尾拖池之中，鱗甲宛然。挨崖側又前兩三步，有圓石大如斗，萼插水中，不出水者亦尺許，是為寶珠，緊傍龍側，真睡龍領下物也。珠之旁，又有一圓石大倍於珠，而中凹如臼，面與水平，色與珠共，是為珠盤。〔然與珠並列，未嘗盛珠也。〕由此而前，水深五六尺，無埂，不可涉矣。西望水洞宏廣，若五畝之池，四旁石崖巒岬參錯，而下不泄水，真異境也。其西北似有隙更深，恨無仙槎一葉航之耳！還從舊路出，經左洞下，至洞回望窪洞外層，氤氳窈窕。乃令顧僕先隨

導者下山覓酒，而獨下洞底，環洞四旁，轉出列柱之後。其洞果不深避，而芝田蓮幄，瓊窩寶柱，上下層列，崆峒杳渺，即無內二洞之奇，亦自成一天也。〔此洞品第，固當在月岩上。〕探索久之，下山，而僕竟無覓酒處。遂遵山路□里，還至墊江，炊飯而行，日已下春。五里，過五里排，已望見臨武矣。又五里，入北門，其城上四圍俱列屋如樓。入門即循城西行，過西門，門外有溪自北來，即江山嶺之流與水頭合而下注者也。又循城南轉而東過縣前，又東入徐公生祠而宿。祠尚未完，守祠二人曰大願、善岩。是晚，予病寒未痊，乃減晚餐，市酒磨錠藥飲之。

初五日 早，令顧僕炊姜湯一大碗，重被襲衣覆之，汗大注，久之乃起，覺開爽矣。乃晨餐，出南門，渡石橋，橋下溪即從西門環至者。城外居民頗盛。南一里，過鄭氏居，又南二里，過迎榜橋。橋下水自西山來，北與南門溪合，過橋即為掛榜山，余初過之不覺也。從其南東上嶺，逶迤而上者二里，下過一亭，又五里過深井坪，始見人家。又南二里，從路右下，是為鳳頭岩，〔即宋王淮錫稱秀岩者。〕洞門東北向，渡橋以入。出洞，下底，抵石溪，溪流自橋即伏石間，復透隙瀝崖，破洞東入。此洞即王記所云「下渡溪水，其入無窮」處也。〔第王從上洞而下，此則水更由外崖入。〕余抵水洞口，深不能渡。〔聞隨水入洞二丈，即見天光，五丈，即透壁出山之東。是山如天生橋，水達其下僅三五丈，往連州大道正度其上，但高廣，度者不覺耳。予登巔東瞰，深壑下環，峽流東注。近俱峭石森立，灌莽翳之，不特不能下，〕亦不能窺，所云「其入無窮」，殆臆說耳。還□里，下掛榜山南嶺，仰見嶺側，洞口岿然，問樵者，曰：「洞入可通隔山。」急披襟東上，洞門圓互，高五尺，直透而入者五丈，無曲折黑暗之苦，其底南伏而下，則卑而下窪，不能入矣。仍出，渡迎榜橋，回瞻掛榜處，石壁一幃，其色黃白雜而成章花，若剖峰而平列者，但不方整，不似榜文耳。此山一枝俱石，自東北橫貫西南，兩頭各起一峰，東北為掛榜，西南為嶺頭，而洞門介其中，為臨武南案。西山支流經其下，北與南門水合，而繞掛榜北麓，東向而去。

返過南門，見肆有戍肉即狗肉，乃沽而餐焉。晚宿生祠。

初六日飯而行。出東門，五里，一山突於路北，武水亦北向至，路由山南水北轉山嘴復東南去。路折而東北，一里，一路直北，乃桂陽間道；一岐東北，乃宜章道也。三里至阿皮洞，武溪復北折而來，經其東北去。水西有居民數家，從此渡橋東上牛廟嶺，俱寂無村落矣。逾嶺下四里，為川州水涼亭。又五里，升降山谷，為桐木郎橋。橋下去水，自南而北，其發源當自秀岩穿穴之水也。橋東有古碑，大書飛白，為廣福橋。

其書甚遒勁，為宋桂陽軍知臨武縣事曾晞顏所書。

從此南而東上一嶺，又東向循山半行五里，路忽四岐，乃不東而從北。下嶺，又東從山塢行五裡，為牛行。牛行人煙不多，散處山谷。蓋大路從四岐直東，俱高嶺無人，而此為小路，便於中火耳。由牛行又東，從小徑登嶺。逾而下，三里，為小源，亦有村民數家。

從此又東北逾二嶺而下，共五里，為水下。遇一人，言：「水下至鳳集鋪止三里，而嶺荒多盜，必得送者乃可行。」余乃飯於水下村家，其人為我覓送者不得，遂東南一里，復南上小徑，連逾二嶺，則鋪在山頭矣。其鋪正在嶺側脊，是為臨武、宜章東西界，而鋪亭頽落，寂無一家。乃東下嶺，轉而東北行。二里，始有村落，在小溪西。渡溪橋，而東北循水下二里，至鎖石，村落甚盛。北望有大山高穹，是為麻田大嶺。由鎖石北上嶺，三里過社山，兩峰圓削峙，一尖圓而一斜突，為鎖石水口。由其東下嶺二里，則武溪復自北而南，路與之遇。

乃循溪南東行，溪復轉而北，溪北環成一坪，是為孫車坪，涯際有小舟泊焉。即從溪南轉入山峽，一里，南上一嶺，曰車帶嶺。其嶺巔 j i o 高嵌而荒，行者俱為危言。余不顧，直上一里半，登其巔，東望隱隱有斑黃之色，不辨其為云為山，而麻田大嶺已在其北矣。下嶺裡半，有溪流淙淙，其側石穴中，有泉一池，自穴頂下注，清冷百倍溪中，乃掬而飲之，以溪水盥焉。更下而東，共七裡，至梅田白沙巡司。

武溪復北自麻田南向而下，經司東而去。

是日午後大霽，共行六□里，止於司側肆中。先是，途人屢以途有不測戒余速行，余見日色尚早，何至乃爾，抵逆旅，始知上午有盜，百四□人自上鄉來，由司東至龍村，取徑道向廣東，謂土人無恐，爾不足擾也。

初七日 晨餐後乃行，以夜來體不安也。由司東渡武溪，遂東上渡頭嶺。東北行，直逼麻田大嶺下，共三里，乃轉東南，再上嶺，二里而下，始就塢中行。又五里，有數□家散處山麓間，是為龍村。其北有石峰突兀路左。又東北二里，乃南向登嶺，從嶺上平行三里，始南下峽中，有細流自南而北，渡溪即東上嶺，裡半為高明鋪。又下嶺，又三里，為焦溪橋。焦溪在高明南，有數□（家）夾橋而居，其水自北而南。由此東南三里，逾一嶺，為芹菜坪。其南有峰分突，下有層崖承之，其色斑赭雜黑，極似武彝之一體。此處四山俱青蔥鬱鬱，獨此有異。又三里，逾嶺，頗高。其先行嶺北，可平瞻麻田、將軍寨、黃岑嶺諸峰，已行嶺南，則南向曠然開拓，想武江直下之境矣。下嶺，又北二里，有樓橫路口，是為隘口。其東南山上，有塔五層，修而未竟。過隘口，循塔山之北垂，覓小徑轉入山坳，是為良岩。寺向西南，岩向西北，岩口有池一方。僧鳳岩為我煮金剛筍，以醋油炒之以供粥，遂臥寺中，得一覺。下午入南鎮關，至三星橋。過橋，則市肆夾道，行李雜遝，蓋南下廣東之大道云。橋即在城南，而南門在西，大道循城而東。已乃北過東門，又直北過演武場。其內萼石蒼翠，橫臥道側。共北□里，過牛筋洞，居民將及百家，在青岑山下。蓋大山西南，初時為麻田大嶺，其東北再峙為將軍寨。此最高之頂，乃東北度為高雲山，有寺焉。乃北轉最深處，於是始東列為黃岑。其山南北橫列，其南垂即為曲折嶺，又東更列一層，則青岑也，牛筋洞在其東北麓。更行一里，為野石鋪。其北石峰嵌空，踳踳路左，即為野石岩，而知不知。問其下居人，曰：「由其北小徑入即是。」乃隨其北垂，轉出山背，乃寺場，非巖洞也。亟出，欲投宿於岩下人家，有一人當門拒客，不入納。余見其岩石奇，以為此必岩也，苦懇之，屋側一小戶中容留焉。欲從其舍後上岩，而其家俱編籬絕，須自其中舍後門出，而拒客人猶不肯容人。乃從南畔亂石中攀崖逾石而入。先登一岩，其門岿然，而內有透頂之隙，而不甚深。仰觀門左，有磴埋草間，亟披荊上。西南行石徑間，復得石門如合掌，其內狹而稍深，右裂旁竅，其上亦透天光，而右壁之半，一圓竅透明如鏡。出峽門，更西北隨磴上，則穹崖削立，上有疊石聳霄，下若展幃內斂。時漸就晚，四向覓路不得，念此即野石岩無疑。《志》原云「臨官道旁」，非山後可知，但恨無補疊為徑以窮其勝者。乃下，就坐其廡下，而當門人已他去。已而聞中室牖內有呼客聲，乃主人臥息在內也。謂：「客探岩曾見仙詩否？」余以所經對。曰：「未也，穹崖之右，峽門之上，尚有路可上，明日當再窮之。」時側戶主人意雖愛客，而室甚卑隘，豬圈客鋪共在一處，見余意不便，叩室中婦借下榻，而婦不應，余因就牖下求中室主人，主人許之，乃移臥具於中。中室主人起向客言：「客愛游名山，此間有高雲山，乃眾山之頂，路由黃岑嶺而上，宜章八景有『黃岑滴翠』、『白水流虹』二勝在其下，不可失也。」余領之。

初八日 晨，覓導游高雲者，其人欲余少待，上午乃得同行。余飯後復登岩上，由穹崖之東，叢鬱之下，果又得路。上數步，亂石縱橫，路復莫辨。乃攀逾石萼，上俱嵌空決裂，有大石高聳於外，夾成石坪，掩映愈勝，然終不得洞中詩也。徘徊久之，還至失路處，見一石穴，即在所逾石上。乃匍伏入，其內嶮岿起裂，列穴旁通，宛轉透石坪下，皆明朗可穿。蓋前越其上，茲透其底，求所謂仙詩，竟無有也。下岩，導者未至，方拽囊就道，忽北路言，大盜二百餘人自北來。主人俱奔，襁負奔避後山，余與顧僕復攜囊藏適所游穴中，以此處路幽莫覺，且有後穴可他走也。余伏穴中，令顧僕從穴旁窺之。初奔走紛紛，已而路寂無人。久之，復有自北而南者，乃下問之，曰：「賊從章橋之上，過外嶺西向黃茅矣。」乃下岩南行，則自北南來者甚眾，而北去者猶踟蹰不前也。途人相告，即梅前司渡河百四□名之夥，南至天都石坪行劫。乃東從間道，北出章橋，轉而西還，蓋繞宜章之四郊，而猶不敢竟度國門也。南從舊路一里半，抵牛筋洞北，遂從小徑，西南循大山行。裡半，出牛筋洞之後，乃西越山峽，共五里，出峽，乃循青岑南麓行。有路差大，乃西南向縣者，而黃岑之道則若斷若續，惟以意擬耳。共西三里，轉一岡，始與南來大道合，遂北向曲折嶺。二里，直躋嶺坳，其西即「白水流虹」。章水之上源，自高雲山南逕黃岑峒，由此出峽，布流懸石而下者也。〔土人即稱



此嶺曰黃岑，然黃岑山尚北峙，此其南下支。〕逾嶺，西北半里，即溯澗行，黃岑山高峙東北，其陽環成一峒，大溪橫貫之。竟峒裡半，有小徑北去，雲可通章橋。仍溯溪西行三里，為兵馬堂路口。仍溯溪北轉一里，乃舍溪登嶺。北上一里，西下塢中，是為藏經樓。高山四繞，小澗濛濛，寺甚整潔。昔為貯藏之所，近為賊劫，寺僧散去，經移高雲，獨一二僧閉戶守焉。因炊粥其中，坐臥其中久之。下午，乃由寺左登嶺，岩嶢直上者二里，是為坪頭嶺。逾嶺稍下，得塢甚幽，山幃疊疊，眾壑爭流，有修篁一丘，叢木交映中，靜室出焉。其室修潔，而空寂無人，高山流水，窈然而已。半里，逾塢，復溯澗北上嶺一里，嶺窮而水不絕。此坪頭而上第二嶺也。水復自上塢透峽下，路透峽入，又平行塢中半里，渡澗，東北上嶺。〔澗東自黃岑山後來，平流塢中，石坪殷紅，清泉素澗，色侔濯錦；出峽下瀉，珠鳴玉韻，重木翳之，杳不可窺；於是繞靜室西南下注，出藏經嶺南，為大章之源也。〕嶺不甚高，不過半里，漸盤出黃岑北。其處山鵲鮮麗，光彩射目，樹雖不繁，而花色絕勝，非他處可比。此坪頭上第三嶺也。稍過坪，又東北上一里，逾嶺脊。此坪頭上第四嶺矣。其西石峰突如踞獅，為將軍山南來東轉之脈，其東則南度為黃岑山者也。逾嶺北下一里，折而西北下，行深樹中又一里，得高雲寺。寺雖稍倚翠微，猶踞萬峰絕頂。並肇於隆慶五年，今漸就敝，而山門方丈，猶未全備，洵峻極之構造非易也。寺向有五□僧，為流寇所擾，止存六七僧，以耕種為業，而晨昏之梵課不廢，亦此中之僅見者。主僧寶幢，頗能安客。至寺，日猶未銜山，以憊極，急浴而臥。

初九日 晨起，濃霧翳山，咫尺莫辨，問山亦無他奇，遂決策下山，東北向叢木中下。初，余意為蘿棘所翳，即不能入，而身所過處，或瞻企不辜。及五里至山麓，村落數家散處塢中，問所謂坦山，皆雲即此，而問所謂萬華岩，皆雲無之。徘徊四顧，竟無異處。但其水東下章橋，大路從之，甚迂；由此北逾虎頭嶺出良田，為間道，甚便。遂從村側北上嶺，嶺東坳中，洞水瀉大石崖而下，懸簾泄布，亦此中所僅見。一里，逾坳上，一里半，復溯流北行塢中，一里半，又逾嶺而下，有溪自西而東，問之，猶東出章橋者也。渡溪，又有一溪自北來入。溯溪北行峽中，二里為大竹峒，居民數家，水自西來，想亦黃茅嶺下之餘波也。由竹峒東逾大竹嶺，嶺為大竹山南下之脊，是為分水，上少下多。東向直下二里，是為吳溪。居民數家，散處甚敞，前章橋流賊所從而西者也。村東一里，有橋跨溪上，度橋北，上小分嶺，亦上少下多。二里，下至仙人場，有水頗大，北自山峒透峽而東，一峰當關扼之，水激石奮。水折而南，峰削其西，若平削而下者，以為下必有洞壑可憩；及抵崖下，乃絕流而渡，則寂無人煙。乃北逾一岡，二里為歪裡。先為廖氏，居人頗盛，有小水自北南去。乃從其村東上平嶺，北行一里，其西塢中為王氏，室廬甚整。詢之土人，昨流賊自章橋北小徑，止於村西大山叢木中，經宿而去，想必有所闕而不敢動也。從此東北出山坳，石道修整，□二里而抵良田。自歪裡兩作，至此愈甚，乃炊飯索飲於肆中。良田居市甚眾，乃中道一大聚落，二日間，流寇三四百人亦群而過焉。飯後，雨不盡，止北□里，宿於萬歲橋。按《志》，郴南有靈壽山，山有靈壽木，昔名萬歲，故山下水名千秋。今有小萬歲、大萬歲二溪，俱有橋架其上，水俱自西而東。余以靈壽山必有勝可尋，及遍詢土人，俱無可征，惟二流之易「千秋」存「萬歲」耳。

初十日 雨雖止而泞甚。自萬歲橋北行□里，為新橋鋪，有路自東南來合。想桂陽縣之支道也。又北□里為郴州之南關。郴水東自山峽，曲至城東南隅，折而北逕城之東關外，則蘇仙橋橫互其上。至是雨復大作，余不暇入城，姑飯於溪上肆中，乃持蓋為蘇仙之游。隨郴溪西岸行，一里，度蘇仙橋，隨郴溪東岸行，東北二里，溪折西北去，乃由水經東上山。入山即有穹碑，書「天下第□八福地」。由此半里，即為乳仙宮。叢桂蔭門，清流界道，有僧乘宗出迎客。余以足襪淋漓，恐污宮內，欲乘勢先登山頂，與僧為明日期。僧以茶筍出餉，且曰：「白鹿洞即在宮後，可先一探。」余急從之。由宮左至宮後，則新室三楹，掩門未啟。即排以入，石洞正當楹後，崖高數丈，為楹掩，俱不可見，洞門高丈六，止從楹上透光入洞耳。洞東向，皆青石迸裂，二丈之內，即成峽而入，已轉東向，漸窪伏黑隘，無容匍伏矣。成峽處其西石崖倒垂，不及地者尺五，有嵌裂透漏之狀。正德五年，錫邑秦太保金時，以巡撫征龔福全，勒石於上。又西有一隙，側身而進，已轉南下，穿穴匍伏出岩前，則明竇也。復從楹內進洞少憩，仍至前宮別乘宗，由宮內右登嶺，冒雨北上一里，即為中觀。觀門甚雅，中有書室，花竹翛然，乃王氏者，亦以足污未入。由觀右登嶺，冒雨東北一里半，遂造其頂。有大路由東向迓入者，乃前門正道；有小路北上沉香石、飛升亭，為殿後路。余從小徑上，帶濕謁蘇仙，僧俗謁仙者數□人，喧處於中，余向火炙衣，自適其適，不暇他問也。

十一日 與眾旅飯後，乃獨游殿外虛堂。堂三楹，上有詩扁環列，中有額，名不雅馴，不暇記也。其堂址高，前列樓環之，正與之等。樓亦軒敞，但未施丹堊，已就欹裂，其外即為前門，殿後有寢宮玉皇閣，其下即飛升亭矣。是早微雨，至是微雨猶零，仍持蓋下山。過中觀，入謁仙，覓僧遍如，不在。入王氏書室，折薔薇一枝，下至乳源宮，供仙案間。乘宗仍留茶點，且以仙桃石饋余，余無以酬，惟勸其為吳游，冀他日備雲水一供耳。宮中有天啟初邑人袁子訓。碑，言蘇仙事甚詳。言仙之母便縣人，便有澆於溪，有苔成團繞足者再四，感而成孕，生仙於漢惠帝五年五月□五。母棄之後洞中，明日往視，則白鶴覆之，白鹿乳之，異而收歸。長就學，師欲命名而不知其姓，令出觀所遇，遇擔耜者以草貫魚而過，遂以蘇為姓，而名之曰耽。嘗同諸兒牧牛羊，不突不擾，因各群界之，無亂群者，諸兒又稱為牛師。事母至孝，母病思魚膾，仙行覓膾，不宿而至。母食之喜，問所從得，曰：「便。」便去所居遠，非兩日不能返，母以為欺。曰：「市膾時舅氏在旁，且詢知母恙，不日且至，可驗。」舅至，母始異之。後白日奉上帝命，隨仙官上升於文帝三年七月□五日。母言：「兒去，吾何以養？」乃留一櫃，封識甚固，曰：「凡所需，扣櫃可得。第必不可開。」指庭間橋及井曰：「此中將大疫，以橋葉及井水愈之。」後果大驗。郡人益靈異之，欲開櫃一視，母從之，有只鶴衝去，此後扣櫃不靈矣。母逾百歲，既卒，鄉人彷彿見仙在嶺哀號不已。郡守張邈往送葬，求一見仙容，為示半面，光彩射人。又垂空出隻手，綠毛巨掌，見者大異。自後靈異甚多，俱不暇贅。第所謂「沉香石」者，一石突山頭，可鋤而得之，峰頂及乳仙洞俱有，磨而服之，可已心疾，亦橋井之遺意也。傳文甚長，略識一二，以征本末云。還過蘇仙橋，從溪上覓便舟，舟過午始發，乃過南關，入州前，復西過行台前，仍出南關。蓋南關外有□字口，市肆頗盛，而城中甚寥寂。城不大，而牆亦不甚高。郴之水自東北繞，其山則折嶺橫其南而不高，而高者皆非過龍之脊。

午後，下小舟，東北由蘇仙橋下，順流西北去，六□里達郴口。時暮色已上，而雨復至，恐此北晚無便舟，而所附舟連夜往程口，遂隨之行。郴口則郴江自東南，耒水自正東，二水合而勢始大。〔耒水出桂陽縣南五里耒山下，西北至興寧縣，勝小舟；又三□里至江東市，勝大舟，又五□里乃至此。〕江口諸峰，俱石崖盤立，寸土無麗。《志》稱有曹王寨，山極險峻，暮不及登，亦無路登也。舟人夜鼓棹，三□里，抵黃泥鋪，雨至而泊。余從篷底窺之，外若橋門，〔心異，〕因起視，則一大石室下也。寬若數間屋，下匯為潭，外覆若環橋，四舟俱泊其內。岩外雨聲潺潺，四鼓乃止。雨止而行，味爽達程口矣。乃登涯。

十二日 晨炊於程口肆中。程口者，《志》所稱程鄉水也，其地屬興寧，其水發源茶陵、酃縣界。舟溯流入，皆興寧西境。□五里為郴江，又進有中遠山，為無量佛現生地，土人誇為名山。又進，則小舟尚可溯流三日程，逾高脚嶺則茶陵道矣。若興寧縣治，則自東江市而上三□里乃至也。程鄉水西入郴江，其處煤炭大舟鱗次，以水淺尚不能發。上午，得小煤船，遂附之行。程口西北，重岩若削，夾立江之兩涯，俱純石盤互，條左條右，〔色間諸黑，〕環轉一如武夷。所附舟蔽甚而無炊具，余攬山水之勝，過午不覺其餒。又二□里，過永興縣。縣在江北，南臨江岸，以岸為城，舟過速不及停。已而得一小舟，遂易之，就炊其間。飯畢，已□五里，為觀音岩。岩在江北岸，西南下瞰江中，有石崖騰空，上覆下裂，直濱江流。初倚其足，疊閣兩層，閣前有洞臨流，中容數人。由閣右懸梯直上，裊空掛棟，上接崖頂，透隙而上，覆頂之下，中嵌一龕，觀世音像在焉。岩下江心，又有石獅橫臥中流，昂首向岩，種種絕異。下舟又五里，有大溪自南來注，是為森口。〔乃桂陽州龍渡以東諸水，東合白豹水，至此入耒江。〕又北五里，泊於柳州灘，借鄰舟拖樓以宿。是晚素魄獨瑩，為三月所無，而江流山色，樹影墟燈，遠近映合，蘇東坡承天寺夜景不是過也。永興以北，山始無回崖突石之觀，第夾江透迤耳。

十三日 平明過舟，行六□五里，過上堡市。有山在江之南，嶺上多翻砂轉石，是為出錫之所。山下有市，煎煉成塊，以發

客焉。其地已屬耒陽，蓋永興、耒陽兩邑之中道也。已過江之北，登直釣岩。岩前有真武殿、觀音閣，東向迎江。而洞門瞰江南向，當門石柱中垂，界為二門，若連環然。其內空闊平整。其右隅裂一竅，歷磴而上，別為邃室。其左隅由大洞深入，石竅忽盤空而起，東迸一隙，斜透光；其內又盤空而起，若萬石之鐘，透頂直上，天光一圍，圓若明鏡，下墮其中，仰而望之，直是井底觀天也。是日風水俱利，下午又九里，抵耒陽縣南關。耒水經耒陽城東直北而去，群山至此盡開，繞江者惟殘岡斷隴而已。耒陽雖有城，而居市荒寂，衙廨頹陋。由南門入，經縣前，至東門登城，落日荒城，無堪極目。下城，出小東門，循城外江流，南至南關入舟。是夜，色尤皎，假火賈缸中艙宿焉。

□四日 五鼓起，乘月過小舟，順流而北，晨餐時已至排前，行六里矣。小舟再前即止於新城市，新城去衡州陸路尚百里，水路尚二百餘里，適有煤舟從後至，遂移入其中而炊焉。又六里，午至新城市，在江之北，闌堵甚盛，亦此中大市也，為耒陽、衡陽分界。時南風甚利，舟過新城不泊，余私喜取日之力尚可兼程百五里。已而眾舟俱止涯間，問之，則前灣風逆，恐有巨浪，欲候風止耳。時余蔬米俱盡，而囊無一文，每更一舟，輒欲速反遲，為之悶悶。以劉君所惠細一方，就村婦易米四筒。日下春，舟始發。乘月隨流六里，泊於相公灘，已中夜矣，蓋隨流而不掉也。新城之西，江忽折而南流，五、六里而始西轉，故水路迂曲再倍於陸云。

□五日 味爽行，西風轉逆，雲亦油然。上午甫六里，雷雨大至，舟泊不行。既午，帶雨行六里，為前吉渡，舟人之家在焉，復止不行。時雨止，見日影尚高，問陸路抵府止三里，而水倍之，遂度西岸登陸而行。陂陀高下，沙土不泞。里至陡林輔，則泥淖不能行矣，遂止宿。

榔東門外江濱有石攢聳，宋張舜民銘為窳樽。至窳樽之跡不見於道，而得之於此，聊以代渴。城東山下有泉，方圓餘里，其旁石壁峭立，泉深莫測，是為鈷錫泉。永州之鈷錫潭不稱大觀，遂並此廢食，然鈷錫實在於此，而柳州姑借名永州；窳樽實在於道，而舜民姑擬象於此耳。永州三溪：浯溪為元次山所居，愚溪為柳子厚所謫。濂溪為周元公所生，而浯溪最勝。魯公之磨崖，千古不朽；石鏡之懸照，一絲莫遁。有此二奇，誰能鼎足！

榔之興寧有醞醞泉、程鄉水，皆以酒名，一邑而有此二水擅名千古。今酒品殊劣，而二泉之水，亦莫尚焉。

浯溪之「吾」有三，愚溪之「愚」有八，濂溪之「濂」有二。有三與八者，皆本地之山川亭島也。「濂」則一其所生在道州，一其所寓在九江，相去二千里矣。

元次山題朝陽岩詩：「朝陽岩下湘水深，朝陽洞口寒泉清。」其岩在永州南瀟水上，其時尚未合於湘。次山身履其上，豈不知之，而一時趁筆，千古遂無正之者，不幾令瀟、湘易位耶？

□六日 見明而炊，既飯猶久候而後明，蓋以月光為曉也。里至路口鋪，泥泞異常，過此路復平燥可行。里，渡湘江，已在衡〔郡〕南關之外。入柴埠門，抵金寓，則主人已出，而靜聞宿花藥未歸。乃濯足偃息，旁問靜聞所候內府助金，並劉明字物，俱一無可望，蓋內府以病，而劉以靜聞懈弛也。既暮，靜聞乃歸，欣欣以聽經為得意，而竟忘留日之久。且知劉與俱在講堂，暮且他往，與靜聞期明午當至講所，不遑歸也。乃悵悵臥。

□七日 托金祥甫再懇內司，為靜聞請命而已。與靜聞同出西安門，入委巷中，南轉二里，至千佛庵。庵在花藥之後，倚岡臨池，小而頗幽，有雲南法師自如，升高座講《法華》。時雨花繽紛，余隨眾聽講。遂飯於庵，而劉明字竟復不至。因從庵後晤西域僧，並衡山毗盧洞大師普觀，亦以聽講至者。下午返金寓，時余已定廣右舟，期八行。是晚，祥甫兄弟與史休明、陸端甫餞余於西關肆中。入更返寓，以靜聞久留而不亟於從事，不免征色發聲焉。

□八日 舟人以同伴未至，改期二早發。余亦以未晤劉明字，姑為遲遲。及晤劉，其意猶欲余再待如前也。迨下午，適祥甫僅馳至寓，呼余曰：「王內府已括諸助，數共二金，已期一頓應付，不煩零支也。」余直以故事視之，姑令靜聞明晨往促而已。

□九日 早過劉明字，彼心雖急，而物仍莫措，惟以再待懇予，予不聽也。急索所留借券，彼猶慾望下午焉。促靜聞往候王，而靜聞泄泄，王已出遊海會、梅田等庵，因促靜聞往就見之，而余與祥甫赴花藥竺震上人招。先是，竺震與靜聞游，候余至，以香秣程資饋，余受秣而返資。竺震匍匐再三，期一往顧。初余以八發，固辭之。至是改期，乃往。先過千佛庵聽講畢，隨竺震於花藥，飯於小閣，以待靜聞，憩啜甚久，薄暮入城。竺震以相送至寓，以昨所返資果固擲而去。既昏，則靜聞同祥甫齎王所助游資來，共四金。王承奉為內司之首，向以齎奉入都，而其姪王桐以儀衛典仗，代任叔事。雖施者二四人，皆其門下，而物皆王代應以給。先是，余過索劉借券，彼以措物出，竟不歸焉。

二日 黎明，舟人促下舟甚急。時靜聞、祥甫往謝王並各施者，而余再往劉明字處，劉竟未還。竺震仍入城來送，且以凍米饋余，見余昨所嗜也。余乃冒雨登舟。久之，靜聞同祥甫追至南關外，遂與祥甫揮手別，舟即解維。三里，泊於東陽渡，猶下午也。是日陰雨霏霏，江漲渾濁，湘流又作一觀。而夾岸魚廂鱗次，蓋上至白坊，下過衡山，其廂以數千計，皆承流取子，以魚苗貸四方者。每廂摧銀一兩，為桂藩備用焉。

三日 過新塘站。又二里，將抵松柏，忽有人亟呼岸上，而咽不成聲，則明字所使追余者也。言明字初肩輿來追，以身重輿遲，乃跌而馳，而令輿夫之捷足者前驅要余，劉即後至矣。欲聽其匍匐來晤於松柏，心覺不安，乃與靜聞登涯逆之，冀一握手別，便可仍至松柏登舟也。既登涯，追者言來時劉與期從江東岸行，乃渡而濱江行，里至香爐山，天色已暮，而劉不至。已遇一人，知其已暫憩新塘站，而香爐山下虎聲咆哮，未暮而去來屏跡，居者一兩家，俱以木支扉矣。乃登山頂，宿於茅庵，臥無具，櫛無梳，乃衣而臥。

四日 日夜半雨聲大作，達旦不休，乃謀飯於庵廡而行。始五里，由山隴中行，雖枝雨之沾衣，無泥泞之妨足。後五里，行田塍間，時方插秧，加岸壅水，泞滑殊甚。共里至新塘站，煙雨滿江來，問劉明字，已渡江溯流去矣。遂亦問津西渡，始溯江岸行四里，至昔時遇難處，焚舟已不見，從涯上人家問劉蹤跡，皆雲無之。又西一里，出大路口，得居人一家，再三詢之，仍無前過者。時劉無蓋，而雨甚大，意劉必未能前。余與靜聞乃暫憩其家，且謀飯於廡，而令人從大道，仍還覓於渡頭。既而其廡以飯出，冷甚。時衣濕體寒，見其家有酒，冀得熱飛大白以敵之。及以酒至，仍不熱，乃火酒也。余為浮兩甌，俱留以待追者。久之，追者至，知劉既渡，即附舟上松柏，且擬更躡予白坊驛，非速行不及。乃持蓋匍匐，路俱滑澀，屢僕屢起，因令追者先趨松柏要留劉，而余同靜聞更相跌，更相話也。五里過新橋，橋下乃湘江之支流，從松柏之北分流內地，至香爐對峰仍入於江者。過橋五里，西逾一嶺，又五里，出山塢，則追者同隨劉之夫攜茶迎余，知劉已相待松柏肆中矣。既見，悲喜交並，亟治餐命酒。劉意猶欲挽予，候所貨物，予固辭之。時予所附廣右舟今晨從此地開去，計窮日之力，當止於常寧河口，明日當止於歸陽。從松柏至歸陽，陸路止水路之半，竟日可達，而路泞難行，欲從白坊覓騎，非清晨不可得；乃遍覓漁舟，為夜抵白坊計。明字轉從肆中借錢百文，厚酬舟人，且欲同至白坊，而舟小不能容，及分手已昏黑矣。二鼓，雨止月出，已抵白坊，有驛。余念再夜行三里可及舟，更許厚酬，令其即行，而舟人欲返守魚廂，強之不前，余乃堅臥其中。舟人言：「適有二舟泊下流，頗似昨所過松柏官舫。」第予舟人不敢呼問，余令其刺舟往視之，曰：「中夜何敢近官舫！」予心以為妄，姑漫呼顧行，三呼而得應聲，始知猶待余於此也。乃刺舟過舫，而喜可知矣。

五日 味爽，濃霧迷江，舟曲北行。二里，過大魚塘，見兩舟之被劫者，哭聲甚哀，舟中殺一人，傷一人垂死。於是，余同行兩舫人反謝予曰：「昨不候君而前，亦當至此。至此禍其能免耶！」始舟子以候予故，為眾所誦，至是亦德色焉。上午霧收日麗，下午蒸汗如雨。行共六里，泊於河洲驛。

六日 味爽行，已去衡入永矣。三里過大鋪，稍折而西行；又里，折而北行；午熱如炙，五里，復轉西向焉。自大鋪

來，江左右復有山，如連岡接阜。江曲而左，直抵左山，而右為旋坡；江曲而右，且抵右山，而左為回隴，若更相交代者然。又二〇五里，泊於歸陽驛之下河口。是日共行六〇里，竟日皓日如燦，亦不多見也。

二〇五日 曉日晞然，放舟五里，雨忽至。又南三〇五里，為河背塘，又西〇里，過兩山隘口。又〇里，是為白水，有巡司。復遠峰四辟，一市中橫，為一邑之大聚落云。是日共行六〇里，晚而後霽，泊於小河口。小河南自山峒來，北入於湘江，小舟溯流入，可兩日程，皆祁陽屬也。山峒不一，所出靛、錫、杪木最廣，白水市肆，俱倚此為命，不依湘江也。既泊，上覓戴明凡家，謝其解衣救難之患，而明凡往永不值。

二〇六日 舟人登市神福，早餐後行。連過山隘，共三〇里，上觀音灘。風雨大至，舟人泊而享餽，遂止不行。深夜雨止風息，瀟瀟江上，殊可懷也。

二〇七日 平明行，舟多北向。二〇里，抵祁陽東市，舟人復泊而市米，過午始行。不半里，江漲流橫，眾舟不前，遂泊於楊家壩，東市南盡處也。下午舟既泊，余乃同靜聞渡楊家橋，共一里，入祁陽西門。北經四牌坊，東出東門外，又東北一里，為甘泉寺。泉一方，當寺前坡下，池方丈餘，水溢其中，深僅尺許，味極淡冽，極似惠泉水。城東山隴繚繞，自北而南，兩層成峽，泉出其中。寺東向，倚城外第一岡。殿前楹有吾郡宋鄒忠公。《甘泉銘碑》，張南軒。從郡中蔣氏得之，跋而鑄此。鄒大書，而張小楷，筆勢遒勁，可稱二絕。其前山第二層之中，盤成一窩，則九蓮庵也。舊為多寶寺，邑人陳尚書重建而復之，中有法雨堂、藏經閣、三教堂。而藏經閣中供高皇帝像，唐包巾，丹窄衣，眉如臥蠶而中不斷，疏須開張而不志文，乃陳氏得之內府而供此者。今尚書雖故，而子孫猶修飾未已，視為本家香火矣。寺前環堵左繞，其中已蕪，而閉戶之上，有磚鐫「延陵道意」四字，豈亦鄒忠公之遺蹟耶？而土人已莫知之，那得此字之長為糖羊也。九蓮庵之山，南垂即為學宮。學在城外而又倚山，倚山而又當其南盡處，前有大池，甘泉之流，南下東繞，而注於湘。其入湘處為瀟湘橋。橋之北奇石靈幻，一峰突起，為城外第二層之山。一盤而為九蓮，再峙而為學宮，又從學宮之東度脈突此，為學宮青龍之沙。其前湘江從南至此，東折而去；祁江從北至此，南向入湘；而甘泉活水，又繞學前，透出南齋，而東向入湘。乃三交會之中，故橋曰瀟湘橋，亭曰瀟湘亭，今改建玄華閣，廟曰瀟湘廟，謂似瀟、湘之合流也。〔廟後萼裂瓣簇，石態多奇。〕廟祀大舜像，謂巡守由此，然隘陋不稱。峰之東北，有石樑五拱跨祁水上，曰新橋，乃東向白水道，而衡州道則不由橋而北溯祁流矣。時余欲覓工往浯溪拓《中興摩崖頌》，工以日暮不及往，故探歷諸寺。大抵甘泉古樸，九蓮新整，一以存舊，一以征今焉。日暮，由江市而南，經三吾驛，即次山吾水、吾山、吾亭境也，去「山」、去「水」而獨以「吾」甚是。自新橋三里，南至楊家橋，下舟已昏黑矣。是兩日共行五〇里，先阻雨，後阻水也。是夜水聲洶洶，其勢愈急。

二〇八日 水漲舟泊，竟不成行。亟枵腹趨甘泉，覓拓碑者，其人已出。又從大街趨東門，從門外朱紫衝覓范姓，八角坊覓陳姓裱工，皆言水大難渡，為余遍覓拓本，俱不得。復趨甘泉，則王姓拓工已歸，索余重價，終不敢行，止就甘泉摹銘二紙。余先返舟中，留靜聞候拓焉。

祁陽東門外大街與瀨江之市，闐闐連絡，市肆充切且多高門大第，可與衡郡比隆。第城中寥寂，若只就東城外觀，可稱巖邑。

二〇九日 味爽放舟。〔曉色蒸霞，層嵐開藻，既而火輪湧起，騰發飛芒，直從舟尾射予枕隙，泰岳日觀，不謂得之臥游也。〕五里過浯溪，摩崖在西。東溯流從西，又二〇里，過媳婦塘，娉婷傍北，沿河向南，俱從隔江矯首。所稱「媳婦石」者，江邊一崖，從山半削出，下插江底，其上一石特立而起，昂首西瞻，豈其良人猶玉門未返耶？又二〇里，過二〇四磯，磯數相次。又五里泊於黃楊鋪。

黃楊鋪已屬零陵。其東即為祁陽界，其西遙望大山，名駟馬山，此山已屬東安，則西去東安界約三〇里。西北有大路通武岡州，共二百四〇里。黃楊有小水自西而來，石樑跨其上，名大橋。橋下通舟，入止三五里而已。不能上也。

閏四月初一日 味爽，從黃楊鋪放舟，至是始轉南行。〇五里大護灘，有渦成流，諸流皆奔入漩中，其聲如雷，蓋漏卮也。又上為小護灘。又〇五里為高栗市。即方激驛也。又二〇里過青龍磯，磯石嶙峋。橫齧江流。又〇里，昏黑而後抵冷水灣。下午，余病腹脹，為減晚餐。泊西岸石涯下，水漲石沒，不若前望中崢嶸也。

初二日 舟人登涯市薪菜，晨餐時乃行。雷雨大作，距午乃晴。共四〇里，泊於湖口關，日尚高春也。自冷水灣來，山開天曠，目界大豁，而江兩岸，咬水之石時出時沒，但有所遇，無不賞心悅目。蓋入祁陽界，石質即奇，石色即潤；過祁陽，突兀之勢，以次漸露，至此而隨地湧出矣；〔及入湘口，則聳突盤互者，變為峭壁迴翔矣。〕

初三日 平明，放舟入湘口，於是去瀟而轉向湘矣。瀟即余前入永之道，與湘交會於此。二水一東南，一西南，會同北去，為洞庭眾流之主，界其中者即芝山之脈，直走而北盡。盡處兩流夾之，尖若龍尾下垂，因其脊無石中砥，故兩流挫也必銳而後已。瀟之東岸。有古瀟湘祠，祀舜帝之二妃。由祠前截瀟水而西，盤龍尾而入湘。湘口之中，有砂磧中懸，叢木如山，湘流分兩派濺之，若龍口之含珠，上下之舟，俱從其西逼山崖而上。時因流漲，即從珠東夾港沿龍尾以進。一里，繞出珠後，即分口處也。於是西北溯全湘，若入咽喉然，其南有小水北向入湘，即芝山西麓之水，余向登嶺所望而見之者也。是時瀟水已清，湘水尚濁。入湘口時，有舟泊而待附，共五人焉，即前日鯉魚塘被劫之人也。由湘口而上，多有西北之曲，灘聲愈多，石崖愈奇。二〇里，有斜突於右者，上層峭而下嵌空。又二〇里，有平削於左者，黃斑白溜，相間成行；又有聯立於右者，與江左平削之崖，夾江對峙，〔如五老比肩，愈見奇峭。〕轉而西行五里，過軍家埠。又轉而南，又一山中剖卑平插江右，〔其下雲根倒浸重波。〕詢之，無知其名者。〔時落日正銜山外，舟過江東，忽峰間穴穴通明，若鈎月與日並懸，旋即隱蔽。〕由山下轉而東，泊於軍家埠、台盤子之間，去軍家埠又五里矣。

初四日 味爽發舟，東過掛榜崖。崖平削江左，下至水面，嵌入成潭，其上石若磨崖，色間黃白，〔遠逾臨武，〕外方整而中界三分北之，前所見江左成行者，無其高廣。由掛榜下舟轉南，行二〇里，上西流灘。又〇里，石溪驛，已屬東安矣。有東江自南而北，注於湘，市廛夾東江之兩岸，有大石樑跨其口，名曰復成橋。其水發源於零陵南界，缸由橋下南入，〇五里為零陵界。又二〇五里為東江橋，其上有小河三支，通筏而已。〔按《志》：「永水出永山，在永州西南九〇里，北入湘。」即此水無疑也。〕石溪驛為零陵、東安分界。石溪，考本地碑文曰石期，東江，土人又謂之洪江，皆音相罔也。石期之左，有山突兀，崖下插江中，有隙〔北向，〕如重門懸峽。山之後頂為獅子洞，洞門〔東南向，〕不甚高敞。穿石窟而下一里，可透出臨江門峽，惜時方水溢，其臨江處既沒浸中，而洞須乘炬入。先，余乘舟人泊飯市肉，一里攀山椒而上，徘徊洞門，恐舟人不余待，余亦不能待炬入洞，急返舟中。適顧僕亦市魚鴨入舟，遂帶雨行。又五里，泊於白沙洲。其對崖有石壁臨江，黃白燦然滿壁，崖北山巔又起一崖，西北向有庵倚之，正與余泊舟對，雨中望之神飛，恨隔江不能往也。是日共行四〇里，天雨灘高，停泊不時耳。

初五日 雨徹夜達旦，晨餐乃行。〇里，江南岸石崖飛突，北岸有水自北來注，曰右江口。又五里，上磨盤灘、白灘埠，兩岸山始峻而削。峭崖之突於右者，有飛瀑掛其腋間，雖雨壯其觀，然亦不斷之流也。又五里，崖之突於左，為兵書峽。崖裂成罅，有石嵌綴其端，形方而色黃白，故效顰三峽之稱。其西坳亦有瀑如練，而對岸江濱有圓石如盒，為果盒塘。果盒、兵書，一方一圓，一上一下，皆對而擬之者也。又西五里，為沉香崖。〔崖斜疊成紋，〕崖端高迥處疊紋忽裂，中吐兩枝，一曲一直，望之木形黝色，名曰沉香，不知是木是石也。其上有大樹一株，正當崖頂。更有上崖一重內峙，有庵嵌其間，望之層嵐聳翠，下挈遙江，真異境也。過崖，舟轉而南，泊於羅埠頭之東岸。是日止行二〇五里，灘高水漲，淋雨不止也。羅埠頭在江西岸，倚山臨流，聚落頗盛，其地西北走東安大道也。

初六日 夜雨雖止，而江漲有聲，遂止不行。西望羅埠，一水盈盈，舟渡甚艱。舟中薪盡，東岸無市處，令顧僕拾墜枝以供朝夕焉。下午，流殺風順，乃掛帆東南行。五里，東泊於石衝灣。是夕月明山曠，煙波渺然，有西湖南浦之思。初七日 味爽行，西轉四里為下廠。又西一里，江南山一支自南奔而北向；又西一里，江北山一支自北奔而南來，兩山夾江湊而門立，遂分楚、

粵之界。又五里為上廠。於是轉而南行，共□五里，迤邐而西，為柳浦驛。又南□里，為金華灘。灘左有石崖當衝，轟流巖壁，高下兩絕，險勝一時。西轉八里，為夷襄河口，有水自北岸入湘。舟人二里，為夷襄，大聚落也。又西二里，泊於廟頭。